这 5 处也是现今仅有的超过 4000 米的高高原机场,不久后将投入使用的那曲机场(4436)有望成为第 6 处,并取代昌都邦达机场第二名的位置。马南机场以海拔 3353 米的高度,目前位列世界排名第 17 位,而公认世界最危险机场的卢克拉(2860)排名第 25 位。不过很奇特的是,至少在我们的旅行过程中,并没有注意到有航班在马南机场起降,在尼泊尔各大航空公司的网站上也找不到航线信息



(马南机场仅 610 的跑道显得十分袖珍,背后是安纳布尔纳三号峰的巨大山体)



(纳瓦尔村是攀登康拉垭口和朱鲁远东峰的根据地)

午后,渐渐增大的风速和几乎遮天蔽日的乌云,警告着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我们甚至都没有心情在纳瓦尔查探一下登康拉垭口的线路。高路由此将会结束并持续缓降,直至在蒙吉(Munji,3240)与主路汇合,并延续至马南。我们距离目的地仍有8公里之遥,在山地环境下,8公里通常意味着2-3个小时的步行

根据 ACAP 办公室的数据,每年会有 10 万以上的游客来到安纳布尔纳保护区,其中选择 ACT 的大致在 2 万人,印象流一下的话,这 2 万人里能翻过托隆拉的可能只是少数。冬季(12-次年 2 月)是游客最少的季节,每个月仅有数百人在保护区内,平均到每天的话,如果你一直维持移动状态,那么每天最多也就能遇到几十个人

我们走了差不多 7 个小时,几乎没有遇到其他旅行者。苏珊姐和胡子哥依然落后我们 30 分钟以上的路程,Ram 和 Zas 也渐渐被我们甩在了身后很远的地方,似乎整个天地间就只剩肉哥和我的脚步声,如同在生活中一样,独自行走在这渺无人烟的无边旷野

走着走着感到有些无聊,就听起了昨晚在皮桑村下载的《爱久见人心》,不知为什么这几天中邪了一样就想听这个歌,然而其实我连歌词在唱些什么都不是很清楚。有时会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会来喜马拉雅地区——这个跟我生活并没有多大关系的地方徒步,而且一来就是那么多次



(塞提垭口是安纳布尔纳主山脊中的最低点)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喜马拉雅地区徒步的环境,与我的三观天然契合,而这种类型的旅行本身,也让我找到了与自己人生经历的共鸣

在喜马拉雅,我们过着修行一般简单而自律的生活。我们敬畏天地、善待遇到的每一个人。我们转经转佛塔、把烟蒂塞进空烟盒带走。我们即便在空无一人的原野中也认真走好每一步路、把沿途的一草一木装进心里带走。监督这些的只有大自然,她无处不在,却总是一言不发,时而送来晴空万里、山舞银蛇,掀起漫天风雪、冰冻三尺,时刻诠释着世事无常

然而无论是令人窒息的美景, 还是艰难至极的跋涉, 终究都会成为过眼云烟随风而逝, 有时

你会想告诉世界你经历了什么、你的所感所想,可终究会发觉没有人真正在意,唯一不变的 只有远方的喜马拉雅群山和脚下的路,你只能学会在沉默中继续出发,寻找未来那看似无限 的可能性

路久见人心,这是喜马拉雅,也是我们的人生轨迹

我们不远万里一次次来到这里,或许是为了观一座山、看一条河,或许是为了探索一个村庄、 拜访一座寺庙,也或许这一切的一切冠冕堂皇的理由或借口都不存在,只是为了那一丝飘渺 虚无、却又自然而然的理解和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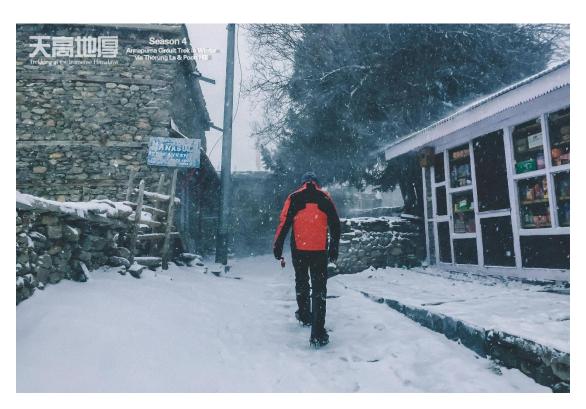
01/27/2017 Day 6 马南(Manang, 3540) 休息日

在肆意纷飞的大雪中,肉哥和我鼓起勇气走出客栈大门,进入无遮无拦的凛冽寒风中。尽管

此时,武装到牙齿的帽子手套、冰爪雪套、保暖衣裤和雪镜,已让足以让我们抵御这如期而 至的天寒地冻,但是我们仍希望在即将到来的雪地攀登之前,测试一下这些看似齐全、实际 廉价的装备的性能

雪地跋涉,似乎已经成为喜马拉雅徒步的常规项目,每一次都不落缺席。2013 年当我独自 走向安纳布尔纳大本营时,没有绒线帽、没有围脖和手套、没有软壳裤、没有防水登山鞋、 没有排汗内衣、甚至没有水壶。在<u>鱼尾峰</u>西壁下,我扒着路边的积雪,灌进一个味全每日 C 的塑料瓶,试图化雪为水的记忆依然清晰

而现在,我有点悻悻然地想着那些远去的事,狠狠地踏出一步,锋利的冰爪摧枯拉朽般刺进尚且松软的积雪,继而纹丝不动。有朋友说,你的喜马拉雅游记越来越专业,但是第一次的那种感性和心灵冲击已经消失不见。我报以苦笑,人心是经不起折腾的东西,当你明白了你无法总是独自去承受那么多的代价时,感性终将回归理性



(在大雪中测试装备)

大雪中的马南见不到什么人,商户也全都紧闭门户,偶尔迎面而来、年纪颇大的老人,已经可以用扎西德勒取代 Namaste。我看到一位居民走出家门走在身前,不知是去买东西还是串门,当她走过一排转经筒,甚至没有侧过头去看它们的位置,而是潇洒地用极其柔和的力度,以指尖恰到好处地划过经筒,没有一丝拖沓

经筒已颇显老旧,可依然在旋转中发出欢快的吱呀声,我没有看清这位居民的面目,但我觉得她的内心是平静的,因为心不定的人做不出如此赏心悦目的流畅动作。我见过很多表达信仰的方式,撞钟、参拜、供奉、法事甚至晒佛,三跪九叩乃至五体投地,但总是觉得哪里不对,而在这轻描淡写的举手投足一幕之间,似乎又觉得对了

尽管共产党政府已经宣布尼泊尔是一个世俗化的联邦共和国,也并未把哪个宗教列为国教,然而与这个国家浩如烟海的民族、语言一样,复杂到笔者几乎不太敢写的宗教体系,仍是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重要一环。从账面上说,<u>印度</u>教(Hinduism)仍是第一大教,有81%的尼泊尔人自称是印度教徒,而影响力第二的佛教(Buddism)仅占 9%,不过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佛教是印度教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压迫的果,这个我们都知道。在雅利安人入侵期间,平原地区的佛教信仰基本被有利于维持社会等级的婆罗门-印度教蚕食殆尽。不过笔者一直强调一个观点,佛教是无法被消灭的,因为严格意义上说,佛教是一门哲学,悉达多王子在我看来并不是佛祖、而是一位伟大的天才哲学家,他其实和尼采、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提出了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来解释这个世界的来龙去脉,只不过他的观点比较独特,不左不右,唯取中道(Middle Way)

哲学有时很抽象,也很矛盾,但这恰恰是人类本身所固有的东西,因为人心和思想本身就是 矛盾和抽象的,人类本身就是哲学生命力的最终源泉,只要人类存在,这些东西就不可能被 消灭,或者说,消灭它们与消灭我们自己无异

所以佛教不仅生存了下来,并且以一种复杂的形式,与印度教混合在了一起,至少在尼泊尔 是这样,这是由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横跨热带到雪线以上的地理环境多样性决定的,是哲 学本身的固有性和亨廷顿的地理决定论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们所在客栈的管理人席巴(Shiba)小哥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与 Ram 一样属于山地民族达芒族(Tamang),达芒意为马贩,被认为是一支藏族骑兵的后裔,信仰藏传佛教,但是他却告诉我,父母却给他起的名字是来源于印度教的毁灭之神湿婆(Shiva),希望湿婆大神的主角光芒能给他带来好运,由此可见这些已经接受世俗生活方式的普通人本身,对宗教的认识也是习惯、印象大于理解

此外,佛教本身的发展,也充分诠释了地理决定论的重要性。它目前演化出的三大分支,大乘(Mahayana)、上座部(Theravada)、金刚乘(Vajrayana),以及各个分支中的诸多流派,皆是在不同地区本土化后的结果。而我们此行所经过的重要区域马南县(Manang District)、木斯塘县(Mustang District),佛教的本土化又会表现为与上述三者都有区别的形式



(这里的六字真言比寻常的版本多了一个观世音菩萨的种子字 hrih)

笔者查阅了尼泊尔 2013 年的统计年鉴,其中有几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在尼泊尔全部 75 个县里,仅有 3 个县是佛教徒数量超过印度教徒的,其中 2 个正是马南和木斯塘(第 3 个是朗当山谷所在的拉<u>苏瓦</u>县 Rasuwa District),这两个县也是尼泊尔人口最少的县,加起来仅有 19990人,佛教徒的数量是 11701人。此外,尼泊尔几乎所有自称苯教徒(Bonist)的信众,几乎都集中的在这两个县所在的第 4 省

根据一些蛛丝马迹,以我个人的见解,马南、木斯塘所在的跨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是一种与苯教之间的混合体,形式上与藏传佛教(Tibetan Buddism)颇为类似,然而实际上有所区别,因为藏传佛教所融合的是经过严格理论化、体系化的苯教,而跨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所融合的,更类似于苯教并未体系化之前的原始万物有灵论(Animism),或者说萨满(Shamanism),因此与最为古老的宁玛派(Nyingma)最为接近

现在大家熟悉的萨满只是在魔兽或炉石这些网络游戏中,以祭司或巫师为主,皆是一些能操 纵元素的法师系职业,用高大上的说法,就是能与自然沟通、并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些元素的 智者。不过笔者认为古代的萨满只是一些掌握了一定天文、地理知识,并能够一定程度利用 它们的聪明人,比如为周瑜借来东风的诸葛亮,也可以理解为是萨满

其实佛教与苯教/萨满早有渊源,例如白教创始人、在藏区无人不知的米拉日巴(Milarepa)尊者,在师从玛尔巴(Marpa Lotsawa)修行之前有一段黑历史,传说就是学习了黑巫术并用冰雹屠村,杀死了欺负他和母亲的族人。那么这个黑巫术来源的锅,大致就是黑苯教或是萨满来背了,当时时值西藏的灭法时期末段、后弘期尚未开始,苯教/萨满有所复兴的时间段,时机上大致也是说得通的

身为一个无神论者,我并不愿意多妄谈宗教信仰,然而究其本质的话,无论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细枝末节如何,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宗教体系有一个显著区别于其他主流宗教的特点,那就是没有明显的政治烙印,更强调在特殊地理环境之下人与自然的沟通关系,更能体现在社区居民的举手投足而非喜乐节庆中。例如在能看到各大主峰的地方几乎都有玛尼堆和白塔,这已经成为了观景点的提示标志



(有白塔、玛尼堆、玛尼墙、风马旗的地方必有壮丽的景色)

佛教的三观是三界六道十二因缘、三学四谛八正道,可若是没有敬畏为基础,这些观念只是空中楼阁。我们总说思想指导行动、思路决定出路,佛教固然只是一门哲学理论,然而它是从生活中来,毕竟还是要回到生活中去指导人的行为的,所以判定是否是佛教徒,我从来不看身份或者学识,而是看你有没有认同、并去实践这些观念

若是没有,那即便再自称、再走形式也是枉然。因此佛教徒的数量多寡,我认为并非是能靠数据统计或者人口普查就能知道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可以从当前的时代环境、社会现状中,一眼望穿

背夫 Zas 就是那种自称为佛教徒、而我却不予认可的类型。随着旅行时间的延长,他越来越抑制不住自己的酒瘾,当然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他喝完酒的习惯,是无论认识不认识地去把客栈里所有的人,包括客人和工作人员统统聊一遍,说是聊,实则是单方面的吹,此时他并没有多少吹嘘的资本,可是当翻过托隆拉之后,局面将会变本加厉,这是后话

好不容易让 Ram 把他抬回屋睡觉,潜意识中觉得这件事又会十分棘手。受恶劣天气的困扰,客栈里几乎没有新来的游客,苏珊姐和胡子哥住在了隔壁客栈的大床房,三位<u>加拿大</u>游客和我们一样在等待天气转好。早晨有一位<u>法国</u>小哥不顾我的劝阻,已经冒着风雪执意去往提里措湖方向,尽管没有再见到过他,但结局,基本上就是和提里措大本营的管理人一起撤下来而已

无聊中此时有三个人影跌跌撞撞冲进饭堂,那是两位<u>芬兰</u>游客与他们的向导,只见他们那完全不防水的装备已经被融化的雪水完全浸透,脸上写满了精疲力尽和惊魂未定,在众人的关切声中,向导说他们担心自己被困在大雪中,于是从托隆山脚(Thorung Phedi,4450)撤下来,当天差不多在雪地中走了7个小时,总之就是两个字,怕了

在 2014 年 10 月的惨剧中,印度洋旋风胡德胡德(Hudhud)带来的强暴风雪和雪崩,使正处于徒步旺季的 ACT、尤其是处于翻越托隆拉行程中的旅行者遭受了灭顶之灾。那次天气突变的级别是 12 小时内 1.5 米以上的降雪量,几乎是现在 24 小时内 0.58 米的三倍之多。一位当地向导在大雪中冒险从托隆拉送下来的手写求救纸条,纵然使数百人最终获救,但仍至少有 43 人在骤降的气温和雪崩中遇难,失踪人数则在 50 人以上

经此一役,使不少后来者心有余悸,眼前的这三人显然就属于其中之列。然而实际上,在突变的天气中移动,显然要比原地等待风险高得多。因为即便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即通讯、补给全部中断,在室内固守待援,还可能有一线获救的希望,但若是以不适合的装备在室外强行移动,低温、雪崩、滑坠等各种危险,可能会随时要了你的命

我对向导说,这雪明天凌晨就会完全停止,接下去会进入至少一周的好天气周期,言下之意,你们今天的路是白走了。向导将信将疑,表示如果那样,他们会再次向上攀登。由此可见,他们没有查询天气预报,并不知道风雪即将停歇,也没有准备好相应的装备来对抗极端天气,这些欠缺经验所带来的贸然举动,代价就是在并没有什么意义的移动中,无谓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两位可怜的芬兰游客似已几乎脱力,狼狈地在火炉边烘烤着那好像从水里撩出来一样的鞋袜,一边无奈至极地摇头叹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哪怕天气转好,我都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有再爬一遍的信心和体力。众人在面面相觑中,不知该说些什么去安慰他们,本来一个达芒族和中国人共同的除夕之夜,气氛一时变得格外凝重

打破沉默的,是客栈的管理人席巴(Shiba)小哥,这位名字来自湿婆大神的达芒族年轻人稍早前,听到了我与一位向导关于 ACT 的谈话,见我没有一丝停顿就把沿途村镇的名字全部报了一遍,便饶有兴趣地过来搭讪。席巴问,你怎么会对这些地名这么熟悉,大多数尼泊尔人都没你这么了解,还有,你英语说得很好,我接待过的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怎么会说

整个 ACT 行程中,类似的夸奖至少有 5 次以上,几乎已经习以为常,回答当然也基本套路 化了。我说,英语这东西,我只有出国的时候才能说,平时几乎没机会用,不过若是要论用 英语来谈旅行、谈地理、谈喜马拉雅山脉、尤其是尼泊尔喜马拉雅,我自觉难逢敌手,因为 在这个领域里我积累了你们难以想象的海量名词词汇

大部分去过的国家、城市、村镇,看过的教堂、山峰、河流、山谷,我不仅是记得,甚至都可以轻易把它们准确拼写出来、并用标准的读音念出来,至于尼泊尔喜马拉雅,那更是烂熟于胸,因为每个名词我都在笔记本上写过无数次、键盘上敲打过无数次。这样一来,你们当然会觉得我英语好,不过也就是这个领域而已,若是换个领域,可能就是不怎么会说的程度了

所以,不是中国人不怎么会说英语,其实英语厉害的人很多,但他们不了解这个领域,不了解就没有词汇,没有词汇当然就说不出什么内容了,这跟英语水平的高低并没有太多关系,而是所在的环境、涉猎的领域不同所造成的限制

席巴表示理解,并继续幽幽说道,他觉得喜马拉雅山是尼泊尔的象征和骄傲,是他们为数不多值得自豪的事物,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关心和在乎这些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就在他们国家(提里措湖 Tilitso Lake,4920),我觉得这不正常,你一个外国人都知道得这么详细,而我们自己国家的人却对此视而不见,我觉得很惭愧

尽管我对海拔最高湖泊的归属颇有异议(从面积上看笔者主张普莫雍错 Puma Yumco,5030),可依然觉得此时此刻,这位身材矮小的藏族骑兵后裔的形象一下子高大了起来。他可能无法用很复杂的词汇、华丽的语法来解释他的全部想法,可我觉得能理解,因为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喜马拉雅山脉有一半属于中国,但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也仅仅只是个长期束之高阁的冷僻词,我觉得很惭愧

在旅途中,我极少与遇到的人们合影,甚至极少给自己留影,理由在于我觉得旅行最终应该是一种淡化自我意识、而非强化的方式。不过在离开客栈前,我还是找到席巴小哥与他合影一张,因为至少在某一个方面,我们是同一类人



北京时间接近午夜,我走上客栈屋顶,抬头望着小别几日又重新出现的冬季大三角。持续了 24 小时的降雪终于接近尾声,同时也让屋顶的高度增加了至少 30 厘米。这已经是我第 4 次、也是连续第 3 年在喜马拉雅地区跨农历年,2013 年在甘杜克(Ghandruk,1900)、2015 年在朱孔(Chukhung,4700)、2016 年在桑达克普(Sandakphu,3636)

2017 的此刻是马南(Manang, 3540),在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村子,并没有新年钟声,耳边只有即便是强弩之末却仍持续呼啸着的寒风,眼前的安纳布尔纳山脉被巨大的黑色翅膀笼罩着,可我知道她们就在那里,而再过几个小时,她们将披上银色盛装,迎接新一年第一轮升起的朝阳

新年快乐,喜马拉雅,我们又一起走过了一年



01/28/2017 Day 7

马南(Manang,3540)——古桑(Ghusang,3950)——牦牛场(Yak Kharka,4050)——莱达尔(Ledar,4200)

事实证明,Darksky 那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席巴小哥声称的今年冬天最大的这场雪,在新年第一天的清晨戛然而止,冉冉升起的朝阳不费吹灰之力,就刺穿了雪后通透度满点的稀疏空气,点燃了安纳布尔纳主山脊(Annapurna Massif)的一众 7000 米级高峰,雪后特有的劲风卷起彤红的旗云,仿似是喜马拉雅在用自己的方式庆祝新年



(提里措峰是最先被朝阳点燃的山峰之一)

然而对于被阻滞在马南(Manang,3540)一昼夜的旅行者们而言,并没有太多时间和心情去恭贺新禧,而是纷纷赶早整装出发。从这里开始,我们将会用 3 天时间翻越托隆拉垭口,去到木斯塘县(Mustang District)的穆克提那(Muktinath,3760),其间将会有 1876 米的累计上升、以及单日 1656 米的集中下降

只要是略有经验的旅行者,都会对高海拔环境下雪地跋涉的艰难程度心知肚明。当一个降雪周期刚过,新雪会覆盖在地表的最上层,会使路面变得过于松软,大大增加腿部肌肉的负担;而经过一两天的踩踏,新雪会被踩实成冰,在日间强烈的光辐射下,半融化状态的冰面表层会变得十分湿滑,从而损失大量的摩擦力,而不易察觉的暗冰则是户外杀手之一

这些因素在使得行进速度会比标准时间更长的同时,也会消耗旅行者更多体力。因此在喜马拉雅地区进行徒步,所面对的强度是颇具偶然性的,即便是同一条路,在不同季节、不同气候、不同路面条件下,强度会有极大差别。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同一条线路,有人说容易、有人却说很难,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差别造成的





(雪地跋涉会比通常情况下消耗更多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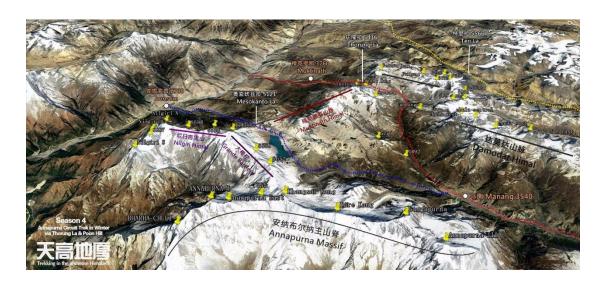


(安纳布尔纳三号峰/Annapurna III/7555,左;岗嘎布尔纳/Gangapurna/7455,右)

陪伴了我们差不多一周时间的马斯扬迪河(Marsyangdi Khola),它最远的主要源头有两个,其一是从提里措湖(Tilitso Lake,4920)东北侧、穆克提那山脉(Muktinath Himal)东坡发

源的康萨河(Khangsar Khola),其二是从托隆山脚(Thorung Phedi,4540)附近发源的托隆河(Thorung Khola)。它们分别切开两条山谷,流至马南附近合流后,才称为马斯扬迪河

离开马南后不久,我们就能在正前方看到岗嘎布尔纳<u>冰川</u>(Gangapurna Glacier)脚下、两河合流的场景。两条河切开的山谷,也是从马斯扬迪河谷去往<u>西面卡利</u>甘达基河谷(Kali Gandaki Gorge)的三条通道的其中两个(第三个在 Day 3 中已经提过,从纳尔/Naar 出发,穿越达莫达山脉腹地,翻越特里拉垭口/Teri La 去往上木斯塘的路)



(三条通道示意图)



(康萨河与托隆河分别从两个山谷流出)

康萨河切开的山谷,会去往高海拔湖泊提里措湖(Tilitso Lake,4920),尼泊尔方面称之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当然这基本不准确。不过确认湖泊其实比确认山峰难得多,因为湖泊的面积、成因各有很大区别,很难用统一的标准去横向衡量。提里措湖本身属于一个典型的冰川湖(Glacial Lake),水源当然是来自于其身侧的大栅栏(Grande Barriere)

大栅栏这个名字由安纳布尔纳一号峰的首登者毛里斯.<u>赫尔</u>佐格(Maurice Herzog)发明,以形容这堵长达 10 公里、平均海拔在 6600 米以上的冰壁,它属于安纳布尔纳主山脊向北伸出的一条的支脉,由康萨康/黑岩(Khangsar Kang,7485)开始,一直向西北方面延伸至提里措峰(Tilitso Peak,7134)





(大栅栏是一堵平均海拔在6500米以上冰墙)

1950年赫尔佐格率领他的法国探险队来到这里,希望攀登人类第一座 8000级山峰安纳布尔纳一号峰,然而他们手中仅有一份不靠谱的印度军方地图,光是寻找山峰的位置就走了不少冤枉路(实际上就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安纳布尔纳一号峰北坡的登山线路也确实十分诡异

难寻),我们可以在安纳布尔纳保护区看到很多包括大栅栏在内的、以法语命名的名字,就 是赫尔佐格的探险队在寻找登山线路中的探索成果

当时,探险队从佐姆索姆(Jomsom, 2700)出发,由西向东逆向翻越美索坎托拉垭口(Mesokanto La, 5121),希望在一号峰北侧找到进山路径。然而当他们翻过垭口来到提里措湖畔却傻眼了,一堵不可逾越的巨大冰壁挡在他们眼前,看上去根本无路可走。他们只能沿着康萨河谷一路下到马南,希望寻求一些补给

然而结果却令他们失望,当时尚且十分贫困闭塞的马南无法像今天一样提供后勤支持。无奈之下探险队只能返回提里措湖另寻他路。可以说,现代的提里措湖徒步支线、包括翻越美索坎托拉垭口前往佐姆索姆的路线,是由这支法国探险队真正开辟出来、并传播给世人知晓的,他们不仅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8000 级山峰的攀登,同时也探索了整个区域,让安纳布尔纳山脉真正从沉睡中走向了世界舞台

关于首登的故事,毛里斯.赫尔佐格口述的登山纪实书《安纳布尔纳》中有详细的描述,这本书累计销量达到 1000 万册以上,是人类历史上销量最高的登山题材书,很遗憾它并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笔者此行中在戈雷帕尼(Ghorepani,2860)的书店购买了这本书的英语版,目前在艰难消化中,关于登山队的故事,在之后的行程中还会穿插介绍



(马南,建造在河谷中地势较高的高地上)



(雪后的通透度通常会非常理想,代价就是路会变得难走)

谈了一些登山的题外话,再回到山谷分岔路的正题。在提里措湖线路被大雪封闭的当前,我们唯一的选择与最初的计划一样,是沿托隆河切开的山谷向北绕行,走第二条、也是最为传统的托隆拉垭口(Thorung La Pass,5416)通道。尽管较之提里措湖线路,它的路程要远很多、垭口海拔也非常高,不过并没有特殊技术要求和危险性,由于这条路起源于传统的商道,沿途休息驿站分布均衡,后勤补给也完全可以保证

当我们准备向北转入托隆河谷之前,最后再向东面望了一眼,在能俯瞰整个马南和蜿蜒东去

的马斯扬迪河谷之外,还很惊喜地发现了地平线处再次出现的喜玛楚里(Himal Chuli,7893,18th)的西壁,这也是 ACT 沿线唯二能看见喜玛楚里的地方(另一个是在第一天离开贝西萨哈后不久的纳迪 Nadi 附近)。这个角度的喜玛楚里造型奇特,形似一朵盛开的莲花,并不容易辨认,难怪有人把它误认为马纳斯鲁(Manaslu,8163,8th)



(托隆拉的指示牌会令人跃跃欲试)



(Tanki Manang,可以理解为马南上村)



(再看一眼纳迪楚里 Ngadi Chuli/7871/20th, 左; 喜玛楚里/Himalchuli/7893/18th, 右)

向北拐弯进入局促的托隆河谷,海拔开始逐渐上升、积雪变厚,行进难度持续增加。我遇到 一些三三两两往下撤的游客,觉得甚是诧异。这里距离托隆拉垭口只有不足 8 小时路程,在 好天气周期来临时不选择一鼓作气攻克近在咫尺的垭口却往下撤,原因大概无非只有三种 了,身体、装备、或是信心

在这三者中,装备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姑且不论那些装备简陋、甚至没有装备可言的向导和背夫,就连胡子哥和包括许多欧美游客的装备都是极其普通,根据沿途的观察,几乎没有几个人的鞋子是防水的,衣服有不少是在加都买的所谓 copy staff,光贴了个 logo 上去,就没什么功能性可言。所以关键因素还是人本身的能力,除此之外的事物只宜借助、不宜依赖



(背夫的装备一般都是廉价的二手货)



(人始终是决定性因素)

平复情绪继续前进,在遇到托隆河谷中第一个驿站古桑(Ghusang,3950)时,意味着我们

终于将要跨过 4000 米大关。在高海拔地区,4000 米是个常规分水岭,这个海拔以上的观景效果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昆布珠峰地区(EBC)为什么会有震撼度满点的景观,就是因为在那个区域,大部分时间都活动在海拔 4000 米以上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古桑的视野令人眼前一亮,甚至可以断言,古桑及其这个驿站之前 15 分钟的路程内,是常规 ACT 线路上观看整列安纳布尔纳主山脊最好的地点,可以从最东端的安纳布尔纳二号 7744 峰、一直看到最西端的大栅栏,视线不会受任何阻挡

在整个马斯扬迪河谷沿线,能达到类似效果的地点寥寥无几,几乎都需要走例如康拉垭口(Kang La,5306)、布拉喀冰湖(Bhraka Ice Lake,4600)、甚至皮桑峰(Pisang Peak,6091)这样至少在 4500 米以上的高海拔支线。古桑附近尽管海拔仍嫌低了点,但胜在不必耗费额外的体力走支线(Side Trip),除了看不见 8091 的主峰外,效果已是相当接近



(古桑的客栈拥有一流的景观视野)



(安纳布尔纳主山脊)

离开古桑区域继续往北,安纳布尔纳二号峰(Annapurna II,7937,16th)会变得清晰,在之前的路段中,我们始终没有机会真正看清她的北壁,现在这个草终于可以拔掉了。二号峰与一号峰所在的山体之间隔着显著低点塞提垭口(Seti Pass,5520),基本上是自成一体的独立区域

主要的四个峰尖,二号峰 7937、四号峰 7525、7744 峰、兰琼雪山(Lamjung Himal,6893) 我们之前都看到过了。由于后三者都没有超过 500 米的地形突出度(P 值),都只能算是二号峰的卫峰(Subsidiary Peak)。从古桑往北一直到托隆冲锋营地(Thorung High Camp,4833),二号峰一直会以三位一体的形象出现在我们背后的南侧

与此同时,大栅栏(Grande Barriere)会被绵延而起的穆克提那山脉(Muktinath Himal)挡住,之后再也不会有机会看见。所谓穆克提那山脉,这是位居 Level 3 的达莫达山脉(Damodar Himal)中的一列 Level 4 分段(Subsection),因坐落在穆克提那(Muktinath,3760)南侧而得名,它分开了前述的康萨河谷和托隆河谷,阻隔了东西交通,是我们除了翻垭口而别无选择的始作俑者

*笔者在《喜马拉雅分类》中采用的分段等级

Level 1: 大喜马拉雅山脉(Great Himalaya Range)

Level 2: 以国家或地区进行分段

Level 3: 以大型河流、重要垭口或其他海拔低点等天然地理分界线进行分段

Level 4: 以 Level 3 内部的次重要天然地理分界线进行分段

Level 5: 以 Level 4 内部次要天然地理分界线进行分段

例: 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喜马拉雅——达莫达山脉——穆克提那山脉

任何一个大型的 Level 3,都会有若干个 Level 4 和 Level 5 组成,这些在尼泊尔出版的地图上都有详细标注,这是我非常佩服这些地图绘制者的理由之一,毕竟我所做的事只是搬运,充其量只是一些翻译、统计、和归纳工作,而他们则是开辟,两者的困难程度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万事开头难,从无到有的创造始终是最难的



(安纳布尔纳二号峰终于露出了真实形态)

不久后我们又能在一处<u>吊桥</u>附近看到达莫达山脉中的另一段 Level 4,名为贡冈山脉(Gungang Himal)巨大岩壁,顶部耸立着达莫达山脉中著名的朱鲁峰群(Chulu Group),包括西峰(6419)、中央峰(6584)、东峰(6429),它们靠近山脉南侧河谷边缘,知名度相对高一些,大多数向导和背夫都能准确说出它们的名字,这座吊桥搭建的目的,正是为了跨过它们发源的加严昌河(Ghaynchang Khola)

朱鲁峰群一共有 4 个山尖,除了这三者之外,第四个就是之前在纳瓦尔就看到过的朱鲁远东峰(Chulu Far East,6038),它与皮桑峰(Pisang Peak,6091)是马斯扬迪河谷 ACT 沿线唯二的 6000 米级入门山峰,难度并不是特别高,景观相比皮桑峰要略微逊色但也已属上乘,尤其能以非常近的距离看到安纳布尔纳一号峰,是跨过 6000 米这个门槛的理想选择



(朱鲁西峰/Chulu West/6419,左;朱鲁中央峰/Chulu Central/6584,右)



(跨越加严昌河的吊桥)

这是走上 ACT 以来强度最大的一个上午,我们在几乎没有大休的前提下、耗时 4.5 小时才从 马南走到了午餐驿站牦牛场(Yak Kharka,4050),ACAP 给出的标准时间则是 3 个小时。官 方给你的参考时间通常都留有 15%左右的余地,而我们在显得很宽松的标准基础上,多用了 1.5 倍的时间,因此可以理解为,降雪周期后攀登托隆拉,难度和强度也是平常状态下的 1.5 倍

Yak Kharka 是喜马拉雅地区的一个泛用地名,常见于翻越垭口期间的 4000 米左右高度,类似的泛用名还有 Duerali(脊线位)、Phedi(山脚)。我当时并不知道 Kharka 是什么意思,便在午饭时询问长相几乎与藏族一模一样、却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菩提亚人(Bothias) 老板,得到的回答是 Place,基本靠谱。顾名思义,Yak Kharka 就是个类似牦牛的夏季牧场、或是牦牛商队集散地之类的场所了

这个牧场之大,纵跨好几级山地台阶,我们花了 30 分钟才完全穿过,几乎把刚刚吃完的午餐直接消耗完毕。有些旅行者会选择当天就在这里过夜,而我们的选择是继续前进至下一站莱达尔(Ledar,4200)再行歇息,以减少次日海拔更高路段的负担,官方标准时间是 1 个小时,可此时我们都清楚地认识到,至少在今天那就意味着 1.5 小时起







(牦牛场是个规模较大的驿站,附近的地势相对开阔)

下午 3 点半,终于看到了吊桥彼端脊线上若隐若现的驿站,艰难地爬上最后一段台阶,看到 真.宇宙队和<u>巴西</u>小哥早已到达且换上了轻便装,沉默寡言的法国姑娘安吉利亚一个人坐在 台阶上,在一个小时后就会消失的暖阳下边晒着湿透的鞋子边抽着烟,尽管我一直觉得她长 今天几乎所有从马南出发的旅行者都选择了莱达尔作为落脚点,使得这个弹丸之地显得人声鼎沸,不久后到达的苏珊姐和胡子哥带来一个消息,一支十几人的庞<u>大中国</u>队即将抵达,让我颇觉大事不妙。在喜马拉雅山区,如此浩荡的队伍通常会使店家十分高兴,却并不会受其他旅行者欢迎

人数过多的队伍会在同一时点挤占大量资源,在本就资源匮乏的高海拔地区,将使得生活秩序变得混乱,最为突出的方面就是吃饭,因为一家客栈一般只有一个灶头一个厨师。比如一支 10 人的队伍,如果在吃饭的时候分别点了不同的菜式,即使做每个菜只需要 5 分钟也会耗时 1 个小时,若是店家优先处理这大部队的点单,那就意味着排在后面的人至少要等待 1 个小时以上



(牦牛场几乎被埋在雪堆里,很难发现,远处已经可以看见托隆拉北侧的 Yakawa Kang)

中国队的大队人马陆续到达后,之后的情况一一印证了我的担忧。我的同胞们驾轻就熟地占

据了火炉周围的位置,他们向导守候在厨房催促着优先处理他们的订单,其他包括我们在内的十几个旅行者们则颇为无奈地忍着饥肠辘辘的肚子,缩在远离火炉的地方瑟瑟发抖。然而大家并没有太多抱怨,甚至表现出了颇令我尴尬的习以为常

我并不愿多评论自己的同胞,实际上评论了那么多年,也已渐渐觉得无济于事,唯有做好自己。可有时现实会让我觉得,就算做好了自己又如何?我们竭尽全力地希望在旅途中少制造垃圾,尽可能把每一次点单都处理干净,但是看到国人们酒足饭饱后那一桌子残羹和包装袋,又会觉得这些努力瞬间化成了泡影

Ram 向我抱歉,说厨房实在忙不过来,我摆摆手示意没关系,因为我甚至已经看到中午在 牦牛场遇到的客栈厨师上山来支援。在耐心等待的同时,大家也都已心照不宣地想好了明天 该怎么办,在这山上我们能做的不多,然而把这样一支并不能保持队列的队伍远远甩在身后, 或许始终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安纳布尔纳主山脊全景)

01/29/2017 Day 8

莱达尔(Ledar,4200)——托隆山脚(Thorung Phedi,4540)——冲锋营地(Thorung High Camp,4833)

虽然今天的路途并不遥远,可旅行者们还是不约而同地都起了个大早,大家希望赶早出发,

一方面是在路面冰雪尚未被升起的太阳晒化之前获得比较理想的路面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想尽可能地与人数庞大的中国队拉开距离,以避免前一晚的晚饭吃成夜宵的窘境

苏珊姐和胡子哥,加上我们 4 人,早晨 7 点就离开了莱达尔,是当天最早出发的队伍,因为只看了熙熙攘攘的饭堂一眼,我就确定早饭无望,耗在这里也没有多少意义了,不如趁着路面尚且封冻比较坚硬的时候多往前走一下,或者早点走到托隆山脚(Thorung Phedi,4540)吃 Brunch



(晨曦中的岗嘎布尔纳/Gangapurna/7455)



(托隆河谷的尽头就在前方不远处)

过了莱达尔,距离托隆河谷的尽头越来越近的同时、山谷开始逐渐收窄,随之变成一个 V 字型窄谷,这就意味着一天之内只有少量的时间能晒到太阳,许多背阴处未融化的积雪深达 30cm 以上,继续影响着行进速度。若是望向河谷底部,就会发现河道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覆盖在表面的冰雪碎石

这些碎石大都是从西侧头顶极其陡峭的山体上崩落的,在到达托隆山脚之前 1 小时内会经过这个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危机四伏的、也是观察之下 ACT 沿线唯一一段存在雪崩落石可能性的区域。这里的地形与安纳布尔纳大本营线路(ABC)中脊顶村(Deurali,3230)之后的雪崩区有类似之处,道路皆是紧靠着西侧大坡度的山体,顶部则是几乎垂直的风化岩壁,ABC那边是希恩楚里(Hiun Chuli,6441),此处则是萨冈(Syagang,6026),它们都是基本无法承受积雪重量的裸露峭壁

ABC 雪崩区的道路由于太过危险基本已被弃用,转而绕道比较平缓的莫迪河(Modi Khola) 东岸,然而此刻我们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头顶上时而传来的岩体剥落的声音中忐忑地加快步伐。肉哥不安分地朝山顶挑衅般吼了几声,岩壁随即还以颜色,当场抖落了几块小碎岩以示警告,催促我们速度收声走人



(通过雪崩区)



(在静谧的狭窄山谷大声喧哗并不是个好主意)

从莱达尔到托隆山脚的标准时间是 2.5 小时,然而实际上我们几乎耗时 4 小时。由于计划中 托隆拉之前的所有拍摄目标已基本完成,我干脆把相机收了起来,转而把注意力放在了行路 本身上。尽管在出发前一个月就停止了所有体育活动进行修养备战,可在此行的头几天一直 被膝盖外侧的疼痛困扰,这一度使我忧心忡忡 在持续十数年的登山、徒步、和日常体育活动中,这是第一次在强度并没有上得很高的前提下产生跑步膝,这让我倾向于认为、也希望这只是由于路面太硬、以及生活中的累积疲劳而导致的,因为对于徒步旅行者来说,膝盖的健康简直太重要了,若是没有这个必要条件,再多的纸面计划和目标也只是空中楼阁

受相同问题困扰的还有年迈的 Ram,他几乎是拖着一条瘸腿拼尽全力走完的全程,甚至不确定这样为了 200 美元而孤注一掷的举动是否会让他的背夫生涯彻底报销。我所能做的只是一次次不厌其烦地与他确认,你能不能坚持,如果继续下去,很可能会令你不能再做这个工作,如果是那样,我劝你现在就回家,工资我会一分不少地付给你

Ram 每次都用无法坚持的表情给我能坚持的答复,我无法确定他是出于倔强、还是实实在 在的经济压力而这么拼命,可最终我们决定尊重他的选择,让他继续把这份工作做下去。我 把自己携带的两个护膝中的一个与之分享、并最后赠送给了他,倒并不是完全基于同情,只 是对这些用自己并不强壮的身体撑起这个世界的普通人,报以敬意



(好天气周期将继续持续)

临近中午的 10 点 35 分,在一个上午滴水未进之下已有些步履蹒跚之间,总算是看到了托隆山脚驿站那醒目的大门。托隆山脚这个名字显得名副其实,此处是托隆河谷尽头、山谷底部的一片冲积扇,周围环抱着达莫达山脉(Damodar Himal)一众 6000 米级的陡峭山峰,唯一的方向是转向地势较为缓和的西侧,实际只要抬起头,就能看到那个即将要攀登的大雪坡

关于托隆山脚的海拔高度,各个版本的攻略、地图中说法不一,笔者在此采用的是谷歌地球和 LP 主张的 4540 米。在一般情况下,这个海拔远没有到达雪线以上,然而集中降雪之后,这里的积雪在冬季结束之前都未必能融化得干净。因此,只要的身体状况正常的旅行者,没有人会选择住在这里,去面对次日 10 个小时以上大幅攀登和下降

我们不出所料地成为了第一支到达托隆山脚的队伍,从而获得了优先进行午饭点单的奖励,考虑到后面的队伍,我们很识相地全都点了简单的扁豆汤套餐(Dal Bhat)。真.宇宙队、巴西小哥等欧美游客组成的第二方阵很快也到达了,已经逐渐混成脸熟的大家很默契地一起翘首以待,准备看看中国队的大队人马何时能到



(托隆山脚就在前方)

以前一日的观察,由于这支队伍的人员之间实力差距较大、导致队列拉得太长,最快的人和最慢的人之间,都会有 30 分钟以上的差距。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盯着他们最快的人,并保持 30 分钟以上的距离,就能与整个大队伍错开 1 个小时以上

无论是我们还是欧美游客们,都是这么想并这么做的。旅行者们通常不喜欢这样庞大的队伍, 是因为人们来到这个远离文明社会的不毛之地,就是为了获得一些不必什么事都要像城市生 活那样打破头皮去抢的安静空间,而大队伍显然打破了这个默认之下的共识。在行程已经没 有调整余地的当下,错开一定的时间,或许对双方来说都是个能接受的选择

中国队陆陆续续地到来,成为了我们先行到达的这波人出发的信号,默契依然在延续。肉哥和我、苏珊姐和胡子哥、Ram和 Zas、真.宇宙队 3 人、席尔瓦和苏巴什、两位<u>荷兰</u>妹子,这大约 15 人组成的第一方阵,几乎同时离开托隆山脚,开始攀登阻隔在我们与冲锋营地(Thorung High Camp,4833)之间那个直上 300+米的雪坡



(攀登雪坡,从左至右,肉哥、席尔瓦、荷兰妹子二人组)

关于冲锋营地的海拔高度也是说法众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4833 和 4880 这两种,不过无论是哪种,都不影响这段路那残暴的坡度,若用谷歌地球测量一下,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是790 米,高程差就算按最小值 300,坡度也是 38%(取 4880 的大值则将是 43%),基本和昆布珠峰地区(EBC)的戈克尤曰(Gokyo Ri,5360)一样

这两天我依然在压制自己的状态,因为有后半段布恩山(Poon Hill, 3197)的行程存在,所以我希望以尽量低的代价越过托隆拉,为后半程保存实力。如果剔除高海拔缺氧环境的因素,布恩山的强度与托隆拉基本一致甚至更高一些,2天累计上升 2007米,单日集中下降 1697米,而且要在最后三天完成,这始终是我们无形中的压力



(我已经落到了队伍最末尾)



(辫子哥苏巴什, 左, 由于吸烟过度, 体能并不是很好)

压制状态固然能留存体能储备,但副作用就是会一直陷入状态小低谷。整个下午我一直处于这种低谷中,渐渐地被所有第一方阵的其他人超越而落到最后一位。原本这个副班长的位置,是属于席尔瓦的向导辫子哥苏巴什,辫子哥原本不叫辫子哥而是另一个名字,取自于他浑身上下带了很多的那种违规植物(暂且这么称呼,观众应该都懂是什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

不过除了违规植物这一点,身为尼国新一代 90 后的辫子哥的性格人品,是我最欣赏的那种类型。他在独处时会显得有些忧郁,谈话时有点玩世不恭和愤世嫉俗,但是在行动上却是积极乐观的,最重要的是从来不矫情做作。他把第一方阵的每个人都当做兄弟,你也会很乐于与如此真实的人做朋友,所以,直至知道真相,没有人认为他是席尔瓦的向导,只认为他们是结伴的朋友



(达莫达山脉, 最左侧是普特伦雪山/Putrun Himal/6500, 最右是朱鲁西峰/Chulu West/6419)

当状态低迷不堪的我被过度抽烟、走速已如蜗爬的苏巴什超越时,顿时看见 Zas 空着手一路跑了下来,原来他早已到达了冲锋营地,放下了行李再返回下来帮我背小包。我当时觉得这说明冲锋营地已经不远,然而实际上,以当前的速度至少还需要 30 分钟,也就是说,Zas的速度比我们快了一倍以上

清醒状态的 Zas 不仅实力已经可以与夏尔巴人比肩,同时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人,这几乎

是第一方阵所有人的共识,而他是否喝酒,并不取决于我的训诫,只取决于是否在海拔 **4000** 米以上,当前就属于他的禁酒高度,这一趟返回,也是他此行中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小背包虽然是小背包,但是全画幅的一机两镜、长期满壶的饮用水加上其他随身物品,重量 大致在 8kg-10kg 左右,卸掉了这个包袱可谓如释重负。在生活中,总不会缺少锦上添花的 人,但能雪中送炭的并不常见。虽然对 Zas 的嗜酒订下了颇多规矩,可实际上他一直在打破, 而我一直的容忍,也是基于他曾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



(冲锋营地就在雅卡瓦康/Yakawa Kang/6482 的脚下)

冲锋营地建造在库塘康(Khutang Kang,6484)与托隆日(Thorung Ri,6201)东侧冰川末梢附近的一块平地上,如今已经由同一个老板收购并管理,据 Ram 所称这里的接待能力是能同时住下 100 人,我粗略数了一下房间数量基本八九不离十,随即稍稍宽心。在徒步旺季,有些晚到的游客会因为营地客满,而不得不回到托隆山脚去住宿,不过看来今天这种糟糕的局面将不会发生了

走进饭堂,发现已是人头攒动,除了第一方阵的老外,还有几位与胡子哥苏珊姐认识的中国游客,很意外的是,他们也是后面中国队的队员,不过行程要早一天,由于一位队员高反严重今天只能原地休整,由此算来,这支队伍的人数多达 15 人以上,应该是这个冬季 ACT 上人数最庞大的中国队伍了



(海拔 6500 米的普特伦雪山/Putrun Himal)

吃一堑长一智,为了避免再次在晚饭期间撞车,大家坐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晚餐都点好,并把时间提前到了 5 点 30 分。忙来忙外之间,我看到了悬挂在饭堂里的噶玛巴的照片,1年前我们曾在印度的<u>菩提伽耶</u>(Buddhagaya)远远拜访过这位白教领袖,当时我在拍下照片里的蛛丝马迹,就已经隐约感觉到噶玛巴的难题,不仅是像他自己说的,不放弃佛法和众生那么简单

不出所料的是,在其后的一年内,白教内部又起纷争,其中最令人唏嘘的就是贵为六法子之一的四世蒋贡康楚仁波切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还俗,可见教派内部的权力、利益斗争已经到了何等不堪的地步。不客气的说,在这个物质主义大行其道、洁身自好难如登天的时代,这些被称为转世修行人的智慧者,将要、或者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考验

笔者始终维持一个观点,无论是你是谁、无论带着何种使命,只要来到这个世界,你就是天然有缺陷的,就要受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五取蕴这八苦的洗礼,这些人间道的规则铁律对我们是如此,对他们也完全一样。无论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还是最高级的普度众生,你都不得不与世俗接触、与时代接触,都必定会受时代特征的影响



(就连高处不胜寒的雪山都会受气候变暖影响而冰川退化,更何况人)

佛教或佛法本是精神层面的,或者说是用来解决精神层面问题的方式,然而在这个凡事都要借助物质、乃至于依赖物质的时代,它还能保持悉达多王子倡导的中道吗?它还能不背弃自己存在的初衷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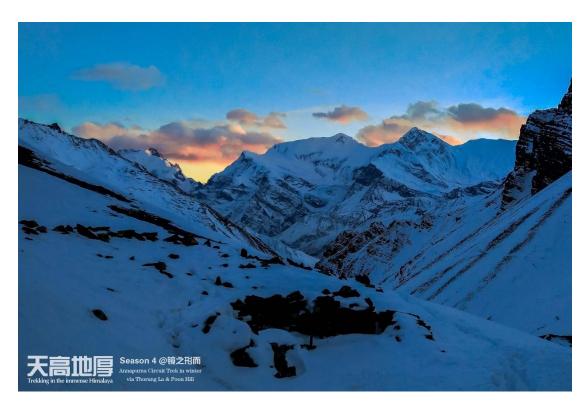
我钦佩蒋贡康楚仁波切,他虽然年轻,却是个敢于直面自己内心的人,他用行动在说,不能, 他既接受不了不能,也改变不了不能,只能选择离开,那还在其中的人们又当如何呢?

我双手合十,轻轻作揖,十七世噶玛巴乌金赤列多杰,我始终愿意相信他是个拥有大智慧的乘愿再来者,愿意去设身处地理解他意欲实现自己理想的艰难,也希望他能让世界变得美好

哪怕是一点点。因为相比于懵懂愚钝、身陷无尽轮回而不自知的我们,他应该明确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

祝你好运,转世的修行人

明天,我们终于将要挑战<u>关山</u>难越的托隆拉垭口,可或许你的路,要远比我们艰难得多 在改变不了、也无法离去的时候,愿你恒者如斯,坚持不懈



(左起,安纳布尔纳四峰、安纳布尔纳三峰、岗嘎布尔纳)

01/30/2017 Day 9

冲锋营地(Thorung High Camp,4833)——托隆拉垭口(Thorung La Pass,5416)——穆克 提那山脚(Muktinath Phedi,4160)——拉尼帕瓦(Ranipauwa,3670),8H

在写下这一笔的此时,旅行结束正好一个月,与两年前 EBC 时不同,这次并没有什么客观 因素来干扰,游记也在自由发挥中写了将近 5 万字,到最终写完,可能就是 7、8 万字。自 2004 年在携程论坛写下第一篇游记开始,在之后十多年、累计两百万字的业余写作生涯中,

像这样超过5万字且不烂尾的单篇,不超过5篇

长篇并非是想写就能写得出,而总是事出有因,同时也确实需要有那么多成体系的话题、内容去说。就在两年前<u>尼泊尔</u>大地震的大致同一时点,我本人也在生活经历中受到了一些冲击。 其实这两年来,一直在用对喜马拉雅山脉地理人文的研究,作为自我反思和心理重建的方式, 这种过程通常总是相当艰难,且至今尚在继续

这一次我的希望,仅仅是观众们不会觉得,我在浪费你们的时间

今天有一件事令人高兴的事,我收到了<u>巴西</u>小哥席尔瓦的回复邮件,发信位置是东 5 区,说明他正在印度、或巴基斯坦、或中亚的某个地方,继续着他的环球之旅

在这方面,我非常认同西方人的观念,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地探索世界、体验各种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方式,只有在这个探究自我、认清自我的过程中,你才能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观察与思考,摆脱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或是随波逐流,建立起真正独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有了这些独立的观念,你才会知道应该怀着求同存异的态度去尊重异己、才会有能力去区分一件事对你而言的重要与否、才会明白人生的终极智慧是懂得取舍。这既是过有得放矢的生活的基石,也是一种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负责的态度

席尔瓦的回信让我确切知道了大部分第一方阵队友们的名字,这些已经在人物介绍中做了添加和更正。我看到了真.宇宙队在 1/30 凌晨翻越托隆拉垭口时的景象,天刚微明,无风无雪,远处的道拉吉里山脉正泛着柔和至极的红晕,时间大致不过 7 点,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当天第一支从冲锋营地出发的队伍,实际上却是他们,而且早了 1 个小时



(阿隆.约翰斯通/Aaron Johnstone, 左;安捷琳.蒂埃布林/Angeling Thieblin, 右)

这些照片又把我的思绪带回了那个寒冷彻骨的凌晨,仅仅只是一个月之前的事,但很多细节已经被回归世俗生活后的烦恼冲得很淡,我想极力回忆起、并记住那一路的每一步是怎么走的,不仅是因为徒步走上5000米的机会并不多,也是因为或许只有这寥寥无几的、或许是生不如死的片刻,才算得上人生中真正值得铭记的美好时光——

头灯发出的微弱光芒,在凌晨 6 点黎明前的黑暗中如石沉大海,我不情愿地弯下腰,紧了紧冰爪的固定绳,在这个海拔下,即便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也会让人觉得消耗了过多的体力。我们走在积雪时深时浅的山崖上,除了远在山下刚刚出发的人们手电筒的星星点点,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隔几百米就会出现的标志杆,在提示着我们并没有走错方向

从地形上看,从冲锋营地出发前往托隆拉垭口,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目的是

跨过由垭口南侧的库塘康(Khutang Kang,6484)发源的<u>冰川</u>,高度并不会有太多变化。这条冰川目前已经几近退化消失,仅仅剩下一条沟渠般的侵蚀槽,过了这个侵蚀槽后,在遇到一个休息所(Tea house)的同时,第一阶段算是完成了

休息所的海拔在 5000 米左右,继续往前走,就是第二阶段连续向上 400 米的爬坡,坡度大约在 25%,方向正西,一路都有标志杆指示方向,没有什么危险性和玄机,就是坚持而已。整体的地形是台阶式的,需要不断地登上一个个更高的高地,每次你都会以为是到垭口了,结果却不是,而当你再也没有想法了的时候,那就说明真的要到了

我们并没有像计划的那样 4 点就出发,而是拖到了 5 点,来自于 Ram 的建议,理由是没必要,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还是有那么点必要。当 7 点 22 分,第一缕朝阳从达莫达山脉(Damodar Himal)后面洒过来的同时,传说中的强风几乎在同一时点到来,此时我们大致在 5200 米左右的高度,这持续不断的强风给最后 200 米爬升制造了不少麻烦



(随着太阳的升起,强风开始将雪片抛撒得漫天飞舞)

(托隆日/Thorung Ri/6201, 左; 库塘康/Khutang Kang/6484, 右)

从科学上说,风力有大小、风速有快慢,然而从人的体感上说,风还有刚柔。而托隆拉附近海拔 5000 米以上的强风,就是属于至刚的那种,因为风里面几乎感觉不到有任何水分。当干燥至极的空气被推动成连绵不断的刚猛气流,如出鞘的利刃般朝你砸过来,你或许不会觉得有多冷,但只要把皮肤暴露在外几秒钟,就会有失去知觉似的切肤之痛

在我的高海拔旅行经历中,类似的、脱下手套拍一张照片就感到手指快要失去知觉的经历绝无仅有,无论是珠峰北大本营、还是卡拉.帕塔尔(Kala Pathar,5545),风尽管很大可远没有到这么硬的地步。因此,许多人在垭口上呆一两分钟就被吹得受不了了,其中大多数连跟纪念碑合影的心情都没有,就直接匆匆下撤,或许这就是冬季 5000 级垭口冷酷无情的性格所在

(笔者已经把自己包得只剩一支眼)
不过公允地说,托隆拉垭口的难度实在是算不上高,因为我们是用喜马拉雅登山法中步步为营的方式,每天都能保证充足的后勤补给,日均平均上升 600 米左右的强度也属适中,垭口本身地势平缓、不需要什么登山技术和特别的装备,余下的问题就是你自己的高海拔适应性、以及不可控的天气状况了,只要这两方面不出问题,那么走过去基本没太大悬念
以我个人的看法,托隆拉最大的难点并不在攀登中,而是之后的大幅度雪地下降。你爬上了

垭口总不能一直呆在那儿吧,总得下去而且不是原路返回,需要继续往西走,去山下海拔 3800 米的穆克提那(Muktinath),简单做一下减法,就是直下 1600,坡度 38%,在雪地中,

这种坡度很可能意味着随时随地的连滚带爬

(连续的雪地下坡对人的下肢力量有很高的要求)

——当然,这只是纸面计划,实际上在旅行结束后我才搞清楚,这个 3800 米的海拔指的仅仅是穆克提那寺(Muktinath Temple),而我们旅行者住的地方,在寺庙下面名叫拉尼帕瓦(Ranipauwa)的村子,高度是 3670 米,也就是说,下降的量被低估了,实际应该是 1746 米。如果你觉得 150 米的误差没什么,那么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在高海拔下一天走了 7、8个小时,以为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旁边的人告诉你还要再下 50 层楼才能到,那会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经过前一日的状态低谷,今天感觉略有恢复,但也只是个触底反弹。出发后没多久我就咬牙冲到了队伍领头的位置,因为我的冰爪或许是当天整个营地里最好的一副,没那个脸皮缩在

别人后面。开路的原本是 Zas, 但是他那双鞋, 似乎只有在篮球场上穿才是合适的

走这种路径并不明显、有时可能完全没有脚印可循的雪地,领头的人往往至关重要,你必须 保持专注观察地形,并尽快做出判断该如何选择合理的线路,因为毫无疑问,后面的人们都 会跟着你留下的脚印去走,如果选错了(严谨地说,不是错是不合理),大家都得跟着你吃

(没有路就走出一条来)

领头羊的位置一直保持到朝阳从朱鲁西峰(Chulu West, 6419)背后升起,强风瞬间肆虐,腿开始灌铅,渐渐觉得有些体力不支。此时肉哥开始放大招进行最后冲刺,很快便把我甩开上百米远,直至消失在前方更高的台阶脊线尽头,看得出他几乎毫无保留自己的体能,这也导致了之后过早地迎来了自己的极限,不过这已是后话

我依然维持着蜗爬一般的节奏,每隔 50 米就要停下来喘息。两年前走 EBC 的时候,我被一些情绪左右着,像打了鸡血一样走完几个 5000 米的点,而代价就是之后漫长的低谷。但此刻,我感到自己彻底平静下来了,脑海中就像头顶一碧如洗的蓝天那样空无一物,很讽刺的是,置身于这样一个身边的每一个元素,狂风、低压、缺氧、脱力都在试图要你的命的环境下,却觉得自由,身在地狱、眼在地狱、心却在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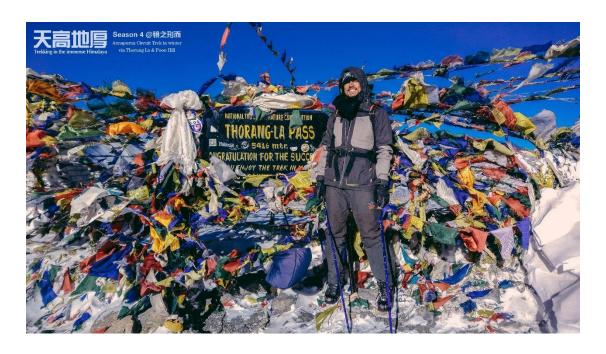


(朝阳从朱鲁西峰背后升起,此地可以最后再看一眼安纳布尔纳二号峰的三位一体)

早晨 8 点 38 分,在几乎是咆哮着的狂风里,终于隐约看见了垭口的经幡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肉哥,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拍下一段视频,并不仅仅是为了记录这撞线的一刻,我更想录下此时的风声。实际上当旅行结束回家后,觉得心神不定的时候,就会打开视频听一听那时的风声,它轰鸣着似要撕裂天地,却令人感到如此宁静

席尔瓦和苏巴什紧随着我也登上了垭口,我踉跄着迎向他们,男人之间的庆祝没有太过激烈的情感宣泄,无言中一个击掌、一个拥抱,就胜过千言万语。今天的路是没有保持队形这个概念的,在这种高度下,你要做的就是照顾好你自己。没有人相约互相等待,也没有所谓的不离不弃,无论速度快慢,大家都默认了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走。这并非自私,而更像是浓缩了的生活,同时也是自由的本质——你必须、也只需对自己的想法和行动完全负责

在此近乎有些冷血残酷、而却是最公平合理的规则之下,能一起走上垭口的人通常都是值得去记住和善待的。在猛烈到说话都听不太清楚的罡风中,我坚持着为席尔瓦拍下一张与垭口纪念碑的合影,乐天派的巴西小哥依然咧开嘴、露出那一口标志性的大白牙。他笑得那么自然,仿似一道在生命禁区熠熠生辉的生命之光,微弱而坚韧不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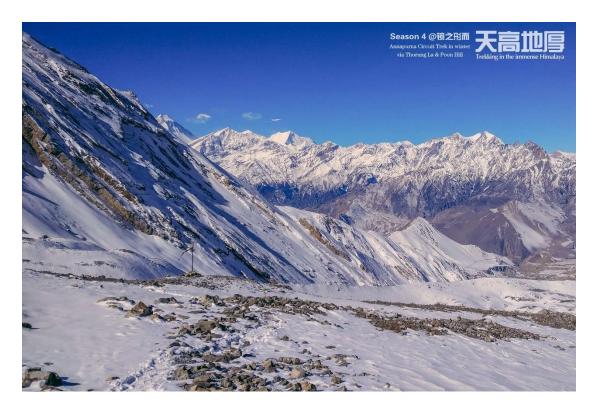
(巴西小哥有着令人至为羡慕的乐观开朗性格)

在出发前的计划书中我曾这样写道,如果能有理想的天气条件翻过托隆拉垭口,就意味着当天肯定可以看到整列的道拉吉里。得出这种预判的依据是对于该区域地形的详细勘察,由托隆拉下降至穆克提那/拉尼帕瓦那一路,与道拉吉里主峰(Dhaulagiri,8167,7th)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是 45 公里,相对高差从 2157 米增大到 4497 米,逐渐进入最佳观景系数,而且视线上基本没有遮挡,应该是非常理想的角度

实际情况印证了预判,在下降到 5000 米以下之后,道拉吉里就从西偏南侧山脊后面显露了出来,而在穆克提那村落群周边更是一览无遗,不仅如此,道峰将接替已经远去的安纳布尔纳主山脊,一路陪伴我们之后 4 天的行程,直至最后一日离开戈雷帕尼(Ghorepani,2860)为止

这些客观事实说明,我似乎有点过虑。就裸视观测而言,道拉吉里 8167 主峰的位置在峰群的最外侧,十分显眼突出,她紧贴着卡利甘达基河谷(Kala Gandaki Gorge)沿线的交通干道,沿途几乎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有相当多的机会可以看到各个不同角度,相比于中国、尼泊尔拥有的 9 座 8000 级里如干城章嘉(Kangchenjunga,8586,3rd)这样百闻而难得一见的大

佬,她算是最容易看清楚的一座了



(道拉吉里开始出现在最左侧)



(道拉吉里东北壁,呈一个并不特别美观的金字塔形)



(穆克提那山脚/Muktinath Phedi/4160, 冬季是关闭状态)

下了垭口不久,已经能清楚地看见山脚下的穆克提那村落群,路走的是西向的直线,地形依然呈陡坡、平路、陡坡循环式的台阶状。我原本寄希望于托隆拉垭口比较干燥的西侧,能使得在下降过程中少走雪地,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我还是低估了这场今年冬天最大的雪,甚至比垭口东侧更夸张的积雪,会一路延续到今天的目的地

下撤途中众人再次失散,在向上攀登时速度快慢取决于体能,这个说到底差距再大也不会大到哪儿去。然而下撤时体能已不再重要,决定速度的是身体平衡和下肢力量,这方面因人而异的程度就会高许多,雪地跋涉的客观条件也会进一步将其放大

中午 12 点整,由两位<u>荷兰</u>妹子、Ram 和 Zas、席尔瓦和苏巴什、肉哥和我组成的第二方阵在穆克提那东侧的石砌<u>城墙</u>边聚拢,古老的城墙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大伙儿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才能进村,纠结了半天的结果是 Zas 带领我们从村子外围的主路上绕过去,可殊不知这是一条长达 3 公里、耗时 1 小时的最远的路,如果我们选择翻过城墙,取道穆克提那寺的近道,实际距离拉尼帕瓦(Ranipauwa,3670)的客栈仅有 1 公里之遥



(穆克提那/Muktinath 和拉尼帕瓦/Ranipauwa 就在道峰脚下)



(穆克提那村落群,朝南一面的积雪已基本融化)

高强度的下坡使我右腿的跑步膝又开始发作,这最后 3 公里只是在咬牙坚持,此时我想起了远远落在后面的苏珊姐和胡子哥、以及中国队的主力,他们或许尚在 4500-5000 米那个高度,

哪怕今天的路途并不会对人造成实质性的安全威胁、我相信他们都可以顺利走完,可至少的 代价,可能就是被榨干最后一丝体力

当苏珊姐和胡子哥姗姗来迟,已是下午3点,我们早在住宿条件超乎想象的好的客栈里洗完了上路以后的第二个澡、吃完了饭,休息得甚至已经有点无聊。胡子哥说他们在山上干了一架,所谓干了一架其实就是吵了一架,理由是苏珊姐埋怨他没有等她。类似的情况我遇到过,也在心理上倾向于赞同胡子哥

原因之前已经说了,其实跟登山一样,在那个高度环境下,你要等谁、照顾谁、帮助谁,很可能把自己也搭进去,这样会拖累其他更多的人,由此可能导致更糟糕的后果。无论是想拯救他人,还是拯救世界,前提是对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认识,也不去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太多的事情。这与人道不人道并没有关系,而是极端环境下真正的人人平等



(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他人负责)

与此同时,这也是目前商业登山所面临的所谓人道主义危机的原因之一,有些游客并不具备 足够的经验去评估自己有没有能力完成行程,而作为提供服务的一方,在既想帮助游客完成 目标、同时也不希望本身的声誉受损的想法驱使下,也会做一些非理性的鲁莽决策,《进入 由于身上的尼币已经所剩无几,相伴已经 9 天的情侣二人并不准备在此停留,而是一路坐车下山并返回<u>博卡拉</u>。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旅行者中,你会看到很多结伴的友人,但很少能看见情侣,因为这是一个能把人的优缺点无限放大、也能让本性显露无疑的地方,你几乎不可能在如此严苛的自然环境、匮乏的物质条件、以及漫长的长途跋涉中滴水不漏地从头到尾把它们藏得严严实实毫无破绽

我们在客栈门口最后合影一张,从胡子哥凝重的神情看得出,同为山地民族、十足性情中人的他干架之后的余怒未消。不过我依然还是想说,既然走过来了,不如就好好走下去吧

祝福你们



01/31/2017 Day 10

拉尼帕瓦(Ranipawa,3670)——穆克提那寺(Muktinath Temple,3800)——佐姆索姆(Jomsom,2720)——玛法(Marpha,2670)

在旅途中,有时可能会非常喜欢某个地方,但是产生想要留在那里的念头,却是很少出现。当我站在穆克提那寺(Muktinath Temple,3800)的山崖上,远眺着 40 公里外拔地而起的道拉吉里山脉(Dhaulagiri Himal)、和脚下的<u>木斯塘</u>(Mustang)大地时,这种感觉却是难以抑制地油然而生



(穆克提那寺在村落群最高的地方,是观看道拉吉里峰群的极佳位置)

从宏观上看,整个安纳布尔纳大环线(Annapurna Circuit Trek,ACT)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反复提及的马斯扬迪河谷(Marsyangdi Khoal Valley)沿线,它位于安纳布尔纳主山脊(Annapurna Massif)北侧,我们一路逆流而上,直至走到源头之一托隆河(Thorung Khola)附近的托隆拉垭口,5416 米的高度既是环线最高点,也可以视为第一、第二部分的分界点

过了垭口,我们就从尼泊尔 75 个县中人口最少的马南县(Manang District)进入了人口第二少的木斯塘县境(Mustang District),由此开启第二部分、卡利甘达基河谷段(Kali Gandaki Gorge)的行程。由于大部分旅行者的体力已被托隆拉掏空,或者是档期上的不允许,他们会选择坐车跳过这部分直接返回博卡拉,仅有少数人会继续徒步前进

肉哥和我属于后者的少数人,根据笔者的计划书,我们将徒步探索卡利甘达基河谷沿线大约 25 公里的区域,考察沿途地理人文环境、数个村落、景观分布、以及一些支线的走法,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前往卡洛帕尼(Kalopani,2560)拍摄安纳布尔纳一号峰(Annapruna I,8091,10th)的西壁,这是所有常规线路中唯一一个能清晰看到一号峰尖顶的位置

所以,之前游记中所写的内容已经随着被攻克的垭口一起成为过去式,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 全新的区域,又将会有一大波新的地理、人文概念来袭,笔者也将尽自己所知,把这个关注 度并不高的地方解释出个大概

(道拉吉里峰群主要山峰示意图)

我第一次知道木斯塘这个地方,是在 2012 年写阿里游记的过程中,研究雅鲁藏布江源头的时候偶然发觉的。众所周知,雅江源所在的仲巴县一直饱受风沙的困扰,而源头马泉河两岸的湿地更是被沙丘步步蚕食,令人触目惊心。当时我希望找到这严重沙化现象背后的原因,然后发现所有你能查到的公开资料都没说到关键,这个原因其实很单纯,就是南侧木斯塘县的地形,再说细一点,就是因为有这条年龄比喜马拉雅更老的卡利甘达基河谷存在

通常情况下,总是先有山先有冰川,才能融水汇聚成河,不过这条以雪山女神帕尔瓦蒂(Parvati)狂暴化形态卡利(或迦梨,Kali)冠名的河流却是个异类,它在喜马拉雅山脉隆起之前就已经存在,你随便在河床上捡块石头,或许就是上亿年的岁数,它一路向南,会汇聚其他六条支流,形成尼泊尔三大水系之一的甘达基水系(Gandaki System),在圣城瓦拉纳西(Varanasi)下游不远处的帕特纳(Patna)汇入恒河

*甘达基水系七大支流(Sapt Gandaki)

卡利甘达基(Kali Gandaki Khola),发源于木斯塘山脉(Mustang Himal)

吉隆藏布-特里苏里河(Kyirong Tsangpo Trisuli River),发源于吉隆县宗嘎镇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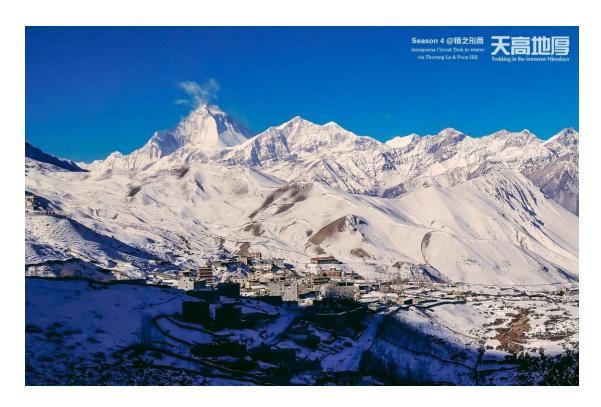
赛提河(Seti Khola),发源于安纳布尔纳三峰、四峰

马迪河(Madi Khola),发源于安纳布尔纳二峰

马斯扬迪河(Marsyangdi Khola),发源于穆克提那山脉(Muktinath Himal)

达劳迪河(Daraudi River),发源于喜玛楚里(Himal Chuli,7893)

布里甘达基河(Budhi Gandaki),发源于拉克亚垭口(Larkya La,5106)



(拉尼帕瓦村已经是一个满是现代化建筑的熙熙攘攘之地,有公路直接与外界连通)

那么它和木斯塘、以及更北面的仲巴县沙化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首先它的发源地在木斯塘西北侧、与西藏仲巴边境上的努比恩冰川(Nhubine Glacier),这是正源,除此之外周围还有一大堆次要源头,我们之前说了,这个河存在的历史比喜马拉雅要久是吧?几千万上亿年的洗刷刷,就刷出木斯塘这块喜马拉雅山脉主脊线上罕见的、平均海拔仅有 4600+米的平缓地带,平缓到什么程度?就是可以通车的程度

噢,光是水侵还不够,我们之前也说了,这个河是一路往南的是吧?那就是夏季印度洋季风的水汽通道了,照理说,木斯塘应该像林芝、亚东、或者陈塘那里一样很湿润,而不应该这么干燥对吧?然而不幸的是,在木斯塘南侧,伫立着两堵世界级的高墙——道拉吉里一号峰(Dhaulagiri I,8167,7th)和平均海拔高达7000米以上的安纳布尔纳主山脊,她们挡在了河谷南大门的两侧,卡利甘达基河从她们之间穿过,切开了一个20km宽的口子,风当然可以过,但水分就被这两位大佬留下了

所以雨季南来的季风被道拉吉里和安纳布尔纳抽空了水分,到木斯塘的时候已经变得极度干燥,在这个区域,你能看到满世界都是风蚀地貌。再往北,又是卡利甘达基河的诸多源头水侵形成的无遮无拦的开阔地,这风一个猛子,就从这个仲巴盆地南侧的巨大风口,直接扎到了仲巴县的马泉河上游了

也就是说,雅江源头所在的区域,是基本无法得到南方季风带来的水源补充的,本身就是一片不毛之地,生态平衡极度脆弱,随着 G219 阿里南线的油路贯通、人类活动的日趋频繁,这种平衡渐渐被打破,环境快速恶化也就是个逻辑结果



(雅鲁藏布源头的大沙丘,摄于 2012 年 7 月)

上面所说的木斯塘,并不是广义上的木斯塘县(Mustang District),而是狭义的上木斯塘(Upper Mustang),大致范围就是县城佐姆索姆(Jomsom,2700)、卡格贝尼(Kagbeni,2800)、穆克提那(Muktinath,3760)村落群、以及托隆拉垭口(Thorugn La Pass,5416)这四点一线以北、一直到西藏边境的区域

在 2008 年之前,上木斯塘一直是个封建制的独立王国,叫做珞王国(Kingdom of Lo),居 民名义上叫珞巴(Lobas,与察隅那边的珞巴族是不同概念),意思就是珞王国的人,实际 上无非也是跨喜马拉雅地区(Trans Himalaya)的一支藏族,他们信奉萨迦派(Sakya),由 于一直采取闭关锁国的管理方式,血统相对比较纯正、生活方式也接近传统

而这一线以南一直到卡洛帕尼(Kalopani,2560),则称为下木斯塘(Lower Mustang),居民以尼泊尔的一支极少数民族塔卡利族(Thakali)为主。塔卡利族虽然是藏缅血统的山地民族,不过由于一直居住在这条印度与西藏几个世纪来的主要商道上,与低地的纽瓦丽人(Newar)一样善于经商,过去是贩盐,现在则是开客栈,他们很少到海拔超过 4000 米地方去活动,与上木斯塘的藏族各据一方,相安无事

上木斯塘最近走上世界舞台,并非是因为其旅游资源,而是一些并不光彩的黑历史。上世纪 50 年代末,恶名昭彰的四水六岗卫教军跟随十四世达赖一同叛逃出境,而在整个 60 年代,这支康巴游击队叛军就是以上木斯塘为基地,在 CIA 的支持下对西藏仲巴地区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骚扰破坏,这当然是基于当时交恶的中美关系所致

不过这几千人的队伍终究翻不起什么浪花,而且时间来到 60 年代末,珍宝岛事件后亚太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中苏关系恶化的同时,<u>美国</u>则希望挣脱越战的泥潭。尼克松上台后中美关系得到缓解,美方同时也停止了对木斯塘叛军的援助。失去了强有力后台的叛军,彻底沦落为只能靠强取豪夺、打家劫舍维生的真正土匪,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颗政治博弈中的弃子

1973 年底,就在尼克松首次访华之后的第二年,新继位的比兰德拉国王在中美两方的压力下出动一个旅的兵力以及两千名警察进入木斯塘,希望能彻底解决这个麻烦。结局并没有太多悬念,在达赖下令放下武器的录音下,战意全失的数千叛军大部投降,司令旺堆嘉措试图突围至印度边境途中被击毙。尘埃落定之后,投降的叛军大多受到善待,有一些最终还获得去往美国的机会,上木斯塘也重新恢复了封闭和平静





(道拉吉里山脉 日出)

直到近几年,木斯塘又被媒体翻出来炒作,显得有些甚嚣尘上,其卖点就是古老神秘的千年藏族王国,以及 10 年前被一位当地牧羊人发现的 55 个年代久远的石窟壁画。不过以我个人观点,这种神秘性被夸大的成分居多,由于大多数西方人无法去西藏,那么木斯塘、包括如拉达克(Ladakh)、伪阿鲁纳恰尔邦、<u>不丹</u>、锡金在内的海外藏区就成了他们的备选方案,

换句话说,木斯塘神秘性的观点输出,并不针对可以毫无阻拦去往西藏的中国人,我们更多的只是猎奇、或者跟风的心态

基于上述状况,尼方坐地起价,为上木斯塘开出了 500 美元/10 天的天价门票,这个门票的范围是卡格贝尼(Kagbeni)以北、一直到上木斯塘的主城珞曼塘(Lo Manthang,3810)。穆克提那村落群尽管属于上木斯塘范围,不过由于处在游客众多的安纳布尔纳大环线(ACT)路径上,也是一个朝圣者众多、香火旺盛的圣地,因此就无法简单地涵盖进这个高价门票范围之内了

关于穆克提那村落群,是我原创出来的一个概念,在前一天的游记中已经简单介绍过,这里再详细说明一下。它坐落在托隆拉垭口正西侧山下、由垭口附近发源的宗河(Jhong Khola)河谷两岸,由 5 个主要村落组成,分别是拉尼帕瓦(Ranipauwa)、宗(Jhong)、嘉尔科特(Jarkot)、金嘉尔(Khingar)、以及宗河汇入卡利甘达基河交汇处的卡格贝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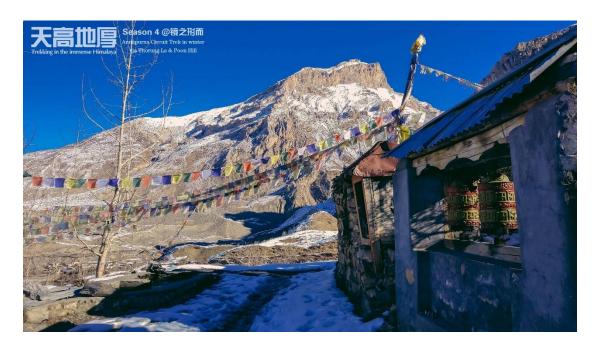


(嘉尔科特/Jharkot 坐落在河谷山崖上,是典型的上木斯塘藏式村落)

而穆克提那(Muktinath)通常指的是建造在拉尼帕瓦村旁边的穆克提那寺(Muktinath Temple)、以及河谷沿线的诸多寺庙群。穆克提那的玄妙之处在于两个,除了水、火、空气、大地四种元素以自然形式组成的火焰外,她还极其罕见地由印度教和佛教共存于同一个院子里,而且是两者共同认定的圣地,是与阿里的神山圣湖区一样不同宗教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典范

在印度教中,穆克提那来自于两个词的组合 Mukti 和 Kshetra,意思是解脱之地(Place of Liberation),信奉其为毗湿奴(Vishnu)108 寺中第 106 个的毗湿奴派信徒,赋予了它诸多令人头晕目眩的复杂含义,它同时也是主张女神崇拜的性力派(Shakti)51 或 108 个重要神龛(Shakti Peethams)之一

佛教仪轨中有 108 声撞钟,意为消除人生的 108 种烦恼,而对于印度教徒而言,108 同样是个十分神圣的数字,不过它不是单独指代什么意思,而是来自于黄道十二星座的 12 和九大行星的 9 两者的乘积,或者是二十七宿(Lunar Mansions)中的 27 和天空四个方向中的 4 两者的乘积。在穆克提那主寺(Central Temple)周围,可以看到有 108 个源源不断的泉眼,就是 108 这个数字组合在现实世界的表现形式



(穆克提那寺的转经长廊,此处的佛教依然是与苯教的混合体)

而佛教徒则把这些泉水用来命名这个区域,称为曲米加查(Chumig Gyatsa),意为百水(Hundred Waters),不知道那个同名的美国乐队的名字,是不是由此得到的启发。佛教徒认为这里是 24 个密宗(Tantric)圣地之一,主要供奉的对象是空行母(Dakinis),不过这里的母只是种比喻,跟现实世界的性别是无关的

所谓的般若为母,实际说的是在佛教领域中,人就是咿呀学语的小孩,智慧(般若)就好比母亲一样教养你,跟祖国母亲的意思差不多,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都是很抽象的理论和观念,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需要有一些具象化的形象来让人直观地了解,我们在各种寺庙看到的各种佛菩萨的形象,其实都是比喻,他们本身是没有形象的(空性),并不能单纯地将其具象与所要表达的意思简单地划等号。现在有不少人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号行苟且之事,也正是利用人们对于这一点的不理解



(穆克提那主寺,这里的另一个奇观是海拔3800米的地方能生长树木)

尽管前一日在拉尼帕瓦停留的游客多达几十人,然而在这个早上来参观穆克提那寺的,仅有 肉哥和我两人。对于印度教,出于对种姓制度的反感我始终心存芥蒂,不过对于佛教,如果 说环球旅行和喜马拉雅山脉给了我物质世界的世界观,那么佛教哲学就给了我另一种精神领域的世界观,她确实如同思想上的教母,使我挣脱了一些长期极端物质化城市生活带来的桎梏

如今,只有在这些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高海拔地区,佛教哲学才会有些许真正的生存空间,因为佛教哲学的本质之一就是精神管理工具,也是人与自然之间沟通的桥梁,而在这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更大,人对自然的依存度更高,并不像平原低地、或者物质条件丰富的发达地区那样人与自然几乎没有直接交流,哪怕仅靠时代赋予的固有观念也能顺利地生存,甚至生存得更好

所以我们在跨喜马拉雅地区徒步时的遇塔转经、遇寺参拜,并非走形式或过场,实际上是基于一种对这个地区人文环境的认同。无论穆克提那寺存在多少神乎其技的传说还是神秘莫测的典故,其实都不重要,这些都只是具象化的比喻,关键在于它是用何种方式去引导人类,它的存在营造出什么样的环境、又对人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就这一点而言,穆克提那寺的意义毫无疑问是非同凡响的,不然笔者也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 想留在这里的念头,她确实是一个能让人平静下来审视世界、审视自己的地方,受得起解脱 之地这个名字



(佛陀与尼日吉里北峰、道拉吉里山脉一起守护着这个解脱之地)

回到客栈,发现所有的旅行者都已离去,基于体力分配、天气状况等综合考虑,我们也将按照计划乘吉普车去往山下的佐姆索姆(Jomsom,2700),然后再徒步前进。然而当吉普车沿着宗河(Jhong Khola)河谷沿线的村落群一路下降的途中,我就已经后悔做出这个决策

这是一段 ACT 中绝无仅有的,兼具壮观地貌和藏区人文景观的路,且不论沿途那数个基本完全原生态的藏式村落,在卡格贝尼附近的高地上,更可以同时俯瞰从上木斯塘蜿蜒而来卡利甘达基河谷壮丽的风蚀地貌、以及宗河下游剧烈的水系侵蚀切割痕迹。而现在,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飞速消失在后视镜中的同时,种下了一棵再来一次的草



(雅卡瓦康/Yakawa Kang/6482 的西壁就在穆克提那村背后)



(宗河河道两侧是千万年的水系切割作用留下的痕迹)

不过生活总是有得有失,在错失了一段绝佳的景观后,并不是没有回报,回报之一就是我们

又成功避开了雨雪天气。自 1/27 离开马南开始,好天气已经持续了 4.5 天,并即将走到尽头,又会迎来大约 12 小时的降雪。对于这次降雪我是欢迎的,因为这意味着当它结束后,我们剩余的 4 天行程将在下一个好天气周期中结束、而不必再费心考虑这个因素

余下的问题就是行程安排的合理性。最理想的办法就是把糟糕天气持续的时间,用一些并没有太重要景观的行程去消化。我的选择是用佐姆索姆到玛法(Marpha, 2670)这段仅有 1 小时步行,也不存在非看不可景观的路段,并在玛法停留过夜以避开这 12 小时雨雪天气,同时也将获得充足的时间去恢复前一日翻越托隆拉的疲劳,毕竟余下的最后 4 天行程皆是高强度的

Darksky 的预报一如既往的准确,当我们匆匆吃完午饭准备继续出发时,天色已显暗沉,河谷穿堂强风渐起,今天的主角之一、就坐落在佐姆索姆机场东侧头顶上的尼日吉里北峰(Nilgiri North,7061)已被云层遮蔽



(佐姆索姆/Jomsom/2700 机场,只有一根 739 米长的跑道)

吉普车行途中曾有短暂停车,正好是个能看到尼日吉里北峰北壁的角度,尽管是大逆光状态 我还是速度下车拍了一张,搞得有几个乘客出口抱怨,虽然他们说的尼语,不过我大致还是 猜到他们在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佐姆索姆也能看到,这里急着拍干嘛呢。我当时呵呵一 乐,就对肉哥说,你等着瞧 多年高原拍摄的经验之一,就是有时你会对被拍景观有诸多抱怨,什么光线不够理想、角度不够美等等,然后就不想拍了,但是恰恰是这种时候,最好不要挑肥拣瘦,赶紧拍下来再说,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看到它,甚至可能是你一生中唯一一次机会,错过就是永远错过。很多事都是这样,通常当你抱着这次错过不要紧、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心态,那么机会往往就不会再来了



(大逆光状态下的尼日吉里北峰/Nilgiri North/7061 北壁)



(满是风化剥落碎石砾的卡利甘达基河谷)

尼日吉里北峰用云山雾罩的反馈来肯定我的想法,我们走在卡利甘达基河谷的干涸河床上,顶着亿万年都不曾停歇的呼啸劲风,眼见载着中国队的吉普车从身边飞驰而过,心中略略松了一口气,想着今天晚上总算是能落得清静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麻烦还是随着傍晚时分的大雨不期而至。玛法既是个一尘不染的干净村落,同时也是个盛产苹果的地方,苹果不仅是水果,同时还意味着白兰地,所以 Zas 又喝酒了,这里不仅远远低于他的禁酒海拔,而且这一次,他有了新的谈资,与 Ram 之间的矛盾也是愈演愈烈

前一日在托隆拉垭口,Ram 在伤腿的拖累下体力不支,无法继续负重,只能出了 2000 尼币请另一个背夫帮他背负行李,并在途中屡屡寻求 Zas 的帮助。这件事由此变成了 Zas 大做文章的资本,在相隔 5 米远都能清晰闻到的酒气中,他向我翻来覆去喋喋不休地抱怨这一切,我的耳边反复回荡着已远在 30 公里开外的托隆拉,耐心一点一滴地被消耗

我开始不理睬他, Zas 见怎么说我都没反应, 又开始故伎重演去招惹别的客人。此时客栈里只有三桌人,除了肉哥和我,第二桌是从博卡拉飞过来的几名<u>德国</u>游客,第三桌则是一路从穆克提那徒步下来的真.宇宙队、席尔瓦、苏巴什 5 人。尽管大家都知道,他只是喝高了之后的宣泄,也基本都予以了宽容和一笑而过,但是他毕竟是我们雇佣的,这个锅我们始终都有一半要背

这是肉哥和我第一次真正萌发要炒掉他、甚至一起炒掉这麻烦的二人的念头,可这样做又令我觉得自己是打完了斋不要和尚,考虑的结果是再与他沟通一次,尽管我并不确定自己糟糕的英语水平能不能把这个事情给谈清楚,可也不想把这个恶性循环再维持下去了。我把 Zas 叫到跟前,就说了三句话——明天早上 7 点 30 分你准时到饭堂,我有话要跟你说,现在给我回去睡觉

搅局者的离去,让三桌人终于有机会坐到同一张桌上,古荣族向导比卡什的一句、他不喝酒的话还是个挺好的人、算是为这场风波暂时画上个休止符。我们分享着粗糙的食物、异域的音乐、家酿的白兰地、甚至是同一支手卷的烟,和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萍水相逢却是毫无芥蒂,像多年老友一样即便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也不会觉得丝毫尴尬

明天,这一桌分属于不同国籍、民族,却又和谐相处了数日的人们将各奔东西,此刻,每个人都在享受这可能是此生最后的欢聚。因为短暂,我们都希望带给彼此快乐,至少也是平和与宽容,毫无疑问我们做到了,或许这既是今天错过绝佳风景的另一种回报,也是我们来到喜马拉雅所真正找寻的东西



02/01/2017 Day 11

玛法(Marpha,2670)——图库切(Tukuche,2590)——科邦(Kobang,2560)——拉琼(Larjung,2550)——卡洛帕尼(Kalopani,2530)

5 分钟之前的 7 点 30 分,按照前一晚的约定,我准时在饭堂约谈 Zas,目的是希望劝说他在接下去 4 天的行程中忍住酒瘾,并与 Ram 和平相处。这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一向对社交缺乏兴趣的我也不太清楚该如何去妥善表达。已经很难想起具体是怎么说的了,只记得几

乎挖空了脑子里所有能用在这个场合的英语词汇

Zas, 我知道你喜欢喝酒, 而且在 4000 米以上你自觉不喝酒, 这点很好

你喜欢干什么,本来与我无关,但是你一喝酒,就到处去打扰别的客人,跟所有人抱怨,和 Ram 闹矛盾,甚至每天如此,这让我们觉得很困扰

我知道垭口上发生的事,也知道你觉得不公平,但这就是生活,生活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托 隆拉已经过去了,总是对过去的事耿耿于怀并不能改变什么

你所做的工作,我们都看在眼里,本来也想在旅行结束后给你一份适当的丰厚报酬,然而你 现在这样的表现令我们很为难

所以现在,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过去的事我们既往不咎。但是从现在开始,在剩下的 4 天行程里,你不能再喝酒,也不许再抱怨什么,并且要和 Ram 好好相处。我们依然还有布恩山那么艰苦的行程,必须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好好走完这次旅行,等回到博卡拉,我请你喝酒,爱喝多少喝多少

第二, 我现在就解雇你们两人, 结算工资, 你们立刻从我眼前消失

我给你一根烟的时间考虑

每次你无所顾忌地宣泄自己的情绪,完了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回去睡大觉,然后我却要替你去挨个对每个客人赔礼道歉,那到底是谁该道歉?你觉得我能跟谁去抱怨不公平?

——或许真正让 Zas 落泪的是这句话,我并没有骗他,在这之前我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去给他擦屁股了,这种道歉也并非完全是例行公事,尽管几乎没有人因他的举动而迁怒于我这个雇主,但是这一切始终让我觉得于心有愧

烟尚未燃尽,Zas 便给出了答复,他红着眼眶向我不断道歉,表示希望继续工作,并信誓旦旦地承诺一定会遵守那些规则。然而,可能会出乎观众们的意料,我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同情,反而更加坚定了解雇掉他的想法

很遗憾,生活经历告诉我,不敢说全部、至少大多数会流着眼泪向你保证些什么的人通常都做不到他/她所说的。无论是忍不住酒瘾、轻易流泪、还是不假思索的保证,每个细节都在反馈给你眼前这个人薄弱的意志力和自控能力,这类人是没有痛定思痛的毅力的,当眼前的危机混过去之后,几乎肯定会无法坚持以及重蹈覆辙

如果你选择相信对方,就要有被出尔反尔、以及独自收拾残局的觉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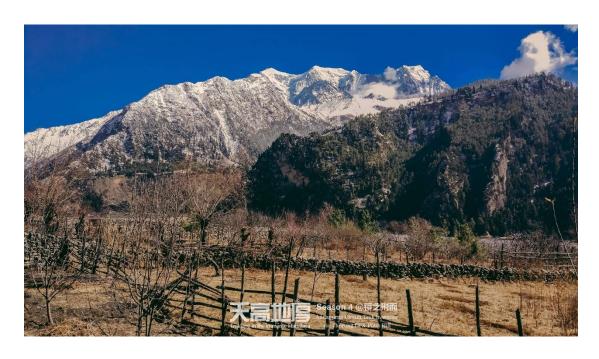
我同意了 Zas 的请求,让他继续和我们一同出发。这并不是因为相信他,而只是因为他还没触到我的底线。我通常对自己很讲原则,对他人则基本没什么底线,绝大多数事情都不会计较,不过要是在类似场合做出郑重承诺后却出尔反尔,那就是一票否决。如果 Zas 能遵守自己的承诺那固然最好,若是如预料的那样再犯,我们就能名正言顺地解雇他,而不会有半点于心不忍

客栈门前,我们与第一方阵的队友们、席尔瓦、苏巴什、AJ、安捷琳、巴卡什一一拥抱话别,他们将直接坐车出山,去塔托帕尼(Tatopani,1190)享受温泉后结束徒步返回博卡拉,我们一行则将徒步 17 公里、沿着卡利甘达基河谷(Kali Gandaki Gorge)最深的一段穿过整个下木斯塘(Lower Mustang),到达该区域最南侧的村庄卡洛帕尼(Kalopani,2530),然后等待安纳布尔纳一号峰的出现(Annapurna I,8091,10th)

AJ 依然是那种懵懵懂懂的表情,有时我觉得这种毫无由来的爽朗乐天,能让生活中所有的难题迎刃而解。这位来自<u>阿伯丁</u>、第一次走出英伦三岛的年轻人曾在冲锋营地(Thorung High Camp,4833)用晦涩至极的苏格兰口音、向全客栈的人自豪地宣称刚刚获得世界网坛男单一号的安迪.穆雷是如假包换的苏格兰人,虽然只有我知道穆雷是何方神圣,但是他仍不愿告诉我在不久前的独立公投中他到底投了哪种票

席尔瓦在离别前祝我顺利拍到一号峰的照片,使得费了半天口舌颇觉疲惫的我感到一丝宽慰,因为我告诉他要去卡洛帕尼拍一号峰这件事早在几天之前,说明他并没有当做耳旁风吹过算数,而是一直当回事记在心里,毫无疑问,这样的人即便是穷尽一生也不会遇到太多,尽管在动荡的生活中早已对分分合合习以为常,可他们一定会成为我不会忘记的名字

喧嚣散尽,目送载着队友们远去的、那看上去快要散架的公交车,我们沉默地走上了一段没有任何旅行者的路,我甚至从没有见过关于这段路的照片。67 年前,毛里斯.赫尔佐格(Maurice Herzog)带领着法国探险队从印度一路来到这里,以道拉吉里一号峰脚下的图库切(Tukuche,2590)为大本营,对周边地区展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徒步探索,几经周折后最终成功找到了攀登安纳布尔纳一号峰北坡的正确路线。我们今天走这段路,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致敬这些曾经的开拓者们



(尼日吉里三峰下的拉琼村)



(科邦村的客栈略显瑞士风情)

之所以当年需要花那么长时间去探索,是因为由玛法(Marpha,2670)至卡洛帕尼(Kalopani,2530)、这 17 公里长的卡利甘达基河谷段,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之一,地形极为复杂,在他们之前,几乎没有人对这个地区的地理环境进行过详细勘察,他们手中仅有一份谬误百出的印度军方地图,以及当地人各种口径不一的说法

关于世界上最深的峡谷的定义,目前在地理界也并非很确切。峡谷与湖泊一样,存在深度、宽度、长度、范围等等各种衡量指标,很难像山峰一样用统一标准来界定。若是算单体落差,即河道海拔与两岸制高点中较高点之间的差,比较公认的最深峡谷是喀喇昆仑公路(Karakoram Highway,KKH)所在的印度河峡谷(Indus River Gorge),河道海拔 1000 米左右,与南侧的南迦帕尔巴特(Nangar Parbt,8126,9th)的落差达到了 7120 米,是个比较难以超越的数字

中国境内宣传的比较多的,自然是雅鲁藏布大拐弯峡谷(Yarlung Tsangpo Grand Canyon),它胜在长度够长,以 504.6 公里力压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的 446 公里,若是以绝对长度和平均深度(2268 米,绕南迦巴瓦的 150km 平均深度为 5500 米)的综合性做标准,它毫无疑

问是世界第一。不过,若是按两岸制高点、南迦巴瓦(Namcha Barwa,7782,28th)与加拉白垒(Gyala Peri,7294,85th)之间的低点,那仅有 2700 米不到,与南迦巴瓦之间的落差,基本在 5000 米左右,远远低于印度河谷



(雅鲁藏布大峡谷与南迦巴瓦,摄于 2014年 10月1日)

而卡利甘达基河谷方面又有些不同,它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条河岸两侧都有 8000 级山峰的峡谷,若是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即同时考虑河谷两侧的高度、并取其中较低的那个值,那么它即便与较低的安纳布尔纳一号峰之间的落差都高达 5571 米,至少在那个点上,它将会是世界最深,而这个最深的点,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卡洛帕尼(Kalopani,2530)

无论如何,正因为这条纵切如此之深的峡谷存在,太阳几乎要到我们出发后 1 小时的早上 9 点,才能晒到徒步路径所在的峡谷西岸。此时,我们已经能看见峡谷纵深不远处的图库切村(Tukuche,2590),而在村子背后,道拉吉里以其另一种形态的北壁、并携其长达 16 公里的东南山脊(Southeast Ridge)几乎以铺天盖地之势占据了整个天际线,毫无疑问的是,若是以车代步,这幅场景只能是一晃而过



(第一缕阳光渗入河谷已是上午9点)



(公路正对着道拉吉里东南山脊)



(冬季卡利甘达基河谷的辫状水系)

道拉吉里山脉(Dhaulagiri Himal)的形状属于 14 个 8000 级里比较奇葩的一个群体,它由两条基本是相互独立的主山脊组成,较短的那条靠近卡利甘达基河谷,南北走向与河谷一致,由 8167 主峰和图库切峰(Tukuche Peak,6920)领衔,我们之前在穆克提那(Muktinath,3760)看到的那一列、以及眼前的道拉吉里东南山脊,都属于这条短山脊

另一条较长的则在位置较深的西侧,这条山脊的平均海拔非常高,有点类似于安纳布尔纳主山脊(Annapurna Massif),汇集了一字排开的道拉吉里二三四五六峰(没错,就是有这么多)、古尔加雪山(Gurja Himal,7193)、以及国内出版的地图上唯一标注的楚伦山(Churen Himal,7385,72th),这一大堆 7000 级的高峰

不过由于被短山脊遮挡,常规路线上很难看见长山脊的全貌,只有在其正南侧超过 3000 米 的制高点才有可视性。长山脊与短山脊之间被米亚迪河(Myagdi Khola)分开,源头在 8167 主峰北侧形成海拔 5000 米以上的大型冰斗,被称为隐秘之谷(Hidden Valley)。毛里斯.赫

尔佐格和路易斯.拉切纳尔在 1950 年寻找登山路径时曾先后翻越当普斯垭口(Dhampus Pass, 5260) 进入过这个区域,并且断定以他们当时的技术和装备,从此地攀登 8167 主峰是件不可能的事(而事实上,如今的道拉吉里大本营,就在隐秘之谷的南端)



(道拉吉里主峰的大金字塔攀登难度非常高)



(由道拉吉里主峰与图库切峰领衔的短山脊,就在拉琼村头顶)

实际上,1950的法国登山队最初的目标并非安纳布尔纳8091 主峰,而是道拉吉里8167 主峰,毕竟她就在卡利甘达基河谷头顶上、峰群的最外侧,实在是太醒目了,根本不必费力去寻找,一直连通到峰顶的东南山脊,在河谷主路上完全目视可见,其中存在登山路径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在拉琼村(Larjung,2590)附近一直能看到的道拉吉里东冰川(Dhaulagiri East Glacier)

由于路径不明显,道拉吉里东冰川今天已经成为了 ACT 上一条难度较高的支线,当年则是由赫尔佐格的搭档、最终一起登顶安纳布尔纳 8091 主峰的路易斯.拉切纳尔(Louis Lachenal)负责探索的区域。时年 29 岁的拉切纳尔曾两次挑战著名的艾格北壁(North Face of the Eiger)成功,实力自然毋庸置疑。用他的原话,他探索到了大致与<u>勃朗峰</u>(Mont Blanc,4808)持平的高度,那还只是冰川的末梢,就发现无数的冰裂缝和冰刺挡住了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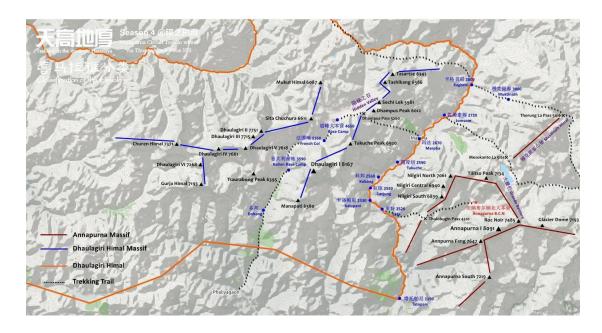
(仰望道拉吉里东冰川,这是一条比昆布冰瀑难度更高的路)



(绵延 16 公里的道拉吉里东南山脊)

其实当年法国探险队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探索一个陌生的区域,更重要的是,整个西方的登山界对于喜马拉雅登山的严酷性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仍停留在试图用阿式轻装速攻的思路去挑战喜马拉雅无处不在的冰瀑布、冰裂缝乃至是伫立在 8000 米死亡禁区(Death Zone)之上的金字塔。在饱受高海拔下变化无常的天气、极端缺氧环境的折磨后,赫尔佐格一行人发现无论采用什么方法,甚至连道拉吉里 8167 主峰的皮毛都摸不到

此时他们才开始意识到,攀登喜马拉雅的最基本条件就是——一支队伍(赫尔佐格的原话)。 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没有人有能力用阿式登山法,在短时间内挑战两万五千英尺以上的高山 (就算是今天,这样的人也只是凤毛麟角)。只有准备一支具备相当实力、并有充足后勤保 障的队伍,采用步步为营的办法耐心逼近主峰才是正确的方式,这就是之后被广泛运用至今 的喜马拉雅登山法



(卡利甘达基河谷沿线手绘地图,本篇所有地理坐标均可从中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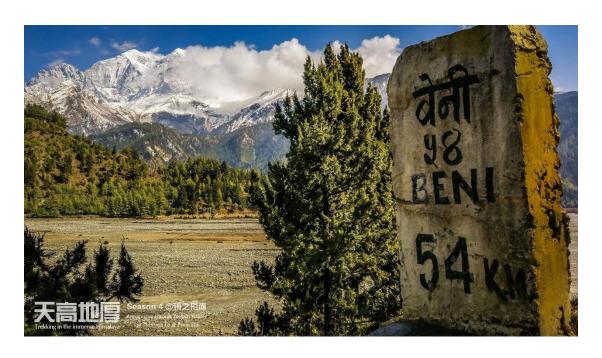
一位去往穆克提那朝圣的喇嘛给了探险队建议,说这一次道拉吉里对他们而言是不吉祥的,最好到河的另一边去寻找方向,并希望他们能一同前往穆克提那见证风火水地四大元素组成的火焰奇观。走投无路的赫尔佐格只能接受了喇嘛的建议,不过此时他对穆克提那并没有太多兴趣,只是将希望寄托在寻找传说中的提里措垭口(如今的美索坎托拉/Mesokanto La,5121),并取道前往安纳布尔纳北坡寻找登山线路

之后的故事我们途中都已经回顾了,尽管他们翻过了垭口来到了提里措湖(Tilitso Lake,4920),在此迎接他们的却是平均海拔在 6600 米以上的大栅栏(Grande Barriere)。这一幕让赫尔佐格认识到,马斯扬迪河谷(Marsyangdi Khola Valley)沿线是不可能找到攀登一号峰北坡的路径的

其实正确的路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那就是早在 4/27 由探险队中的队医雅克.奥多特(Jacques Oudot)到达的托洛布津垭口(Thulobugin Pass,4310),取道这个垭口可以用最短的路径,深入到进入北大本营唯一的通路米利斯提河谷(Miristi Khola Valley,现称尼日吉里河谷/Nilgiri Khola)上游。为了纪念这个史诗级的发现,这个垭口也被形象地称为 4 月 27日垭口(Pass April 27)



(尼日吉里北峰/7061,左;尼日吉里中央峰/6940,右)



(卡利甘达基河谷沿线的公路,名为佐姆索姆-贝尼路)

下午 3 点,经过 7 个小时的步行我们到达了当年奥多克医生发现 4/27 垭口的位置莱特(Lete,

2520)。其实所谓的莱特指的是尼泊尔行政区中的一个村落发展委员会(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VDCs),通常是由数个村子组成,它不仅是卡利甘达基河谷中最南端的 2500 米以上的村落,也是木斯塘县境的南部边界

我们选择的目的地是其中的卡洛帕尼村(Kalopani, 2530),它位于东南山脊中著名的白峰(White Peak, 5261)之下的一块平地上,地势要比村委会所在的莱特高一点,相隔则不到10分钟的步行距离。如前所述,此地确实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陆地相对落差最大点,确定可以同时看到道拉吉里8167和安纳布尔纳8091,不过现在只能是脑补。由于这里已经属于高海拔地区的边缘,接近温暖湿润的河谷低地,午后在不断攀升的气温下,附近谷底的雾气冲上来基本上就是一种常态

坐在大概是整个ACT中设施最好的客栈院子里,眺望着被厚厚云层笼罩着的安纳布尔纳8091 主峰,理智告诉我今天<u>看日落</u>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塔卡利族老板过来安慰,说这里的气候就是这样的,日落一年到头都不会有几次机会,但早上百分百可以看见。我确信老板的说法,不过从这里看安纳布尔纳8091主峰是坐西朝东,日落才是顺光,早上会是大逆光,即使看得见,又只能进行反常规的逆光拍摄,想到这里多少令人有些不爽



(法国探险队在1950年曾探索过的白峰)

同样令人不爽的还有天生的麻烦制造者 Zas,早上的一番苦口婆心,药效仅仅维持了不到 8 小时,他又开始对每一个遇到的人抱怨 Ram 的无能和自己在托隆拉上的神勇表现,今天这里并没有其他游客,所以倒霉的人变成了附近的村民。我实在无计可施,只能曲线救国,招呼他过来让他复述一遍之后 3 天的具体行程

与背夫确认行程是每天的必修课,我至少会在每天上午出发前、每天晚上晚饭后跟他们进行两次详细的解释,包括当天/次日的步行时间、距离,途径的村庄、午饭的地点,以及晚上的目的地等等细枝末节,以确保他们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和体能分配。然而这一次,Zas哪怕是对着地图,都无法把我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确切行程说清楚,这几乎掐灭了我心里仅存的最后一丝恻隐之心

I have never seen any porter who made so many troubles to me like you

(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给我搞出那么多麻烦的背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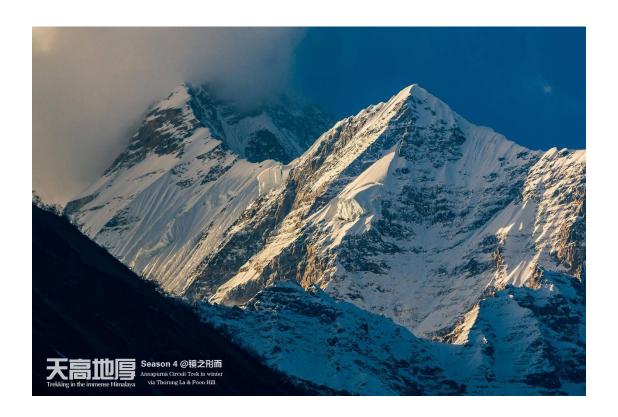
不知道语法对不对,反正这是原话,我开始不留情面地说一些类似的重话,甚至批评他是个伪佛教徒。Zas 嬉皮笑脸地回应着我那每喝一杯酒罚你 1000 尼币工资的规定,半日之前的承诺和眼泪似乎已被抛到九霄云外,或许此刻在他的心里,不想再继续干下去的念头已经越来越难以抑制



(午餐时,老板家的塔卡利族小姑娘拿我的手机自恋九连拍)

根据墨菲定律,如果产生了一种最糟糕的可能性或想法,那么它一定会变成现实。至少以我个人的经验,这种定律几乎从未被打破过。站在客栈的屋顶环顾这个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一时感叹若与人心相较,这最深的峡谷又怎么算得上深

此时,仅有道拉吉里东南山脊的一小段还未被云层遮蔽,那是一个只有三种颜色的世界,白色的雪、黑色的岩和蓝色的天,我忽然开始毫无由来地在心中默念着那些曾经走过的 5000 米以上的苦寒之地,置身于彼处的那种脆弱和简单,在这个颇显寂寥的傍晚,是如此令人怀念



02/02/2017 Day 12

卡洛帕尼(Kalopani, 2530)——塔托帕尼(Tatopani, 1190)——加拉(Ghara, 1700)——锡卡(Shikha, 1935)

6500 万年前,一颗小行星不远万里,从黑暗的宇宙深处飞临地球,这位直径超过 10 公里的不速之客以超过第三宇宙速度的时速(每秒 20 公里),一头扎进<u>墨西哥</u>尤卡坦半岛附近的海湾,引发了超过目前地球上所有核武器总当量 1 万倍以上的毁灭性冲击,引发的海啸和大火席卷全球,致使包括统治地球 1.6 亿年之久的恐龙在内的 75%的生物走向灭绝

在 2016 年的环球旅行中,笔者曾经造访过这颗陨石坠落的地点,它的位置是今天墨西哥尤卡坦州首府梅里达(Merida)及其周边区域,现在已是一片广袤的平原和热带雨林,而陨石坑则被 1.1 公里厚的石灰岩深埋在城市之下。作为墨西哥人梦想中的养老送终之所,有谁会想到这个宁静祥和的历史小城,曾经却是第五次生物大灭绝的策源地

那次全球巨变是今天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一大前提,因为它不仅将恐龙赶下了地球之王的宝

座,也使得印度板块(Indian Plate)加速向欧亚板块(Eurasian Plate)俯冲,它们用 **1500** 万年的时间彻底封闭了古老的特提斯洋(Tethys Ocean),并沿今天的印度河-朗钦藏布-神山 圣湖区-雅鲁藏布缝合线完全闭合

在印度板块的推挤、和古老的欧亚板块的反作用力下,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隆隆升起,这座亚洲水塔发源的河流,几乎养育了全球一半的人口。由于高海拔的青藏高原挡住了科里奥利效应(Coriolis Effect)产生的干燥西风环流,才使得中国东部不似全球其他同纬度地区那样沦为荒漠,而变得适宜居住、甚至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经济发达地区

在佛教哲学的世界观里,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新生的开始,这便是轮回(Samsara),而地球在用她本身的经历不断地证实这一点,生命如绚丽的花火一般在这个水蓝色星球上循环往复,默默阐述着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铁律。当那颗小行星向我们出发时,喜马拉雅的命运就已然铸就,而当喜马拉雅的千峰万林挣脱地表直插天际时,我们的命运或许就已经开始书写

站在卡洛帕尼(Kalopani, 2530)客栈的屋顶, 眺望着 20 公里外安纳布尔纳一号峰(Annapurna I, 8091, 10th)呈钝角三角形的威武尖顶,心中划过的是岁月走过的万水千山。我们人类总是希望长命百岁、甚至自封万岁,然而前方的那些高耸的沉积岩石已经历经数千万岁,那彤红的旗云已经飘扬了几十万个世纪,但她们仍只是这个地球上的年轻人



(安纳布尔纳一号峰北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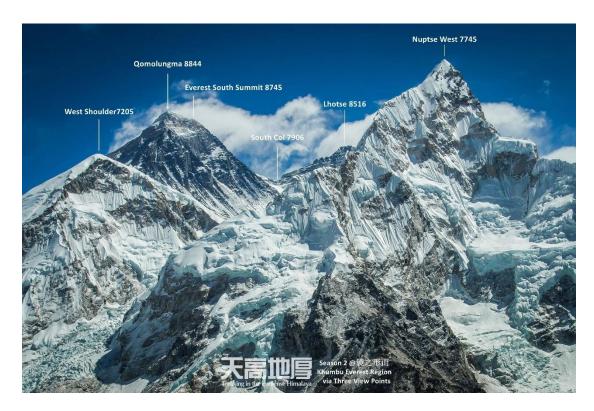


(左起,8091 主峰,7705 卫峰,7647 牙角峰)

如果说造山运动是出自于宇宙因果律的必然,那么造出的山是什么样子就是无常中的偶然。 尽管不少人跟我说,她们看上去长得都一样(这可以理解为另一种脸盲),可实际上,正如 再相似的双胞胎都会有细微的差别,世界上也没有哪两座山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她们其中的 大多数,都有着相当独特的外观和辨识度 以笔者已拍摄到的、喜马拉雅山脉中的 9 座 8000 级(Eight-Thousanders)为例,几乎每一座都颇具特色,而且其形态会随着方位的变化,产生非常大的不同。比如珠峰,从正南方向的<u>南池市场</u>(Namche Bazar,3540)附近看,它会被巨大的洛子壁(South Face of Lhotse)挡住,只露出南台阶(South Summit,8749)以上的峰顶,从西侧偏南的卡拉.帕塔尔(Kala Pathar,5545)、戈克尤日(Gokyo Ri,5360)或是仁左拉(Renjo La,5417)看,又会露出南坳(South Col,7906)以上更多,若是从北侧定日方向看,则是如端坐的佛陀般的金字塔型



(珠峰正南方向被洛子壁遮挡, 2015年2月16日摄于南池)



(卡拉.帕塔尔方向可以看到南坡大部的登山路径,2015年2月21日摄于卡拉.帕塔尔)



(珠峰北坡呈一个大金字塔状, 2009年7月17日摄于绒布寺宿营地)

大多数山峰都存在这样根据观看角度不同而产生的形态变化, 在本篇游记中, 我们至少已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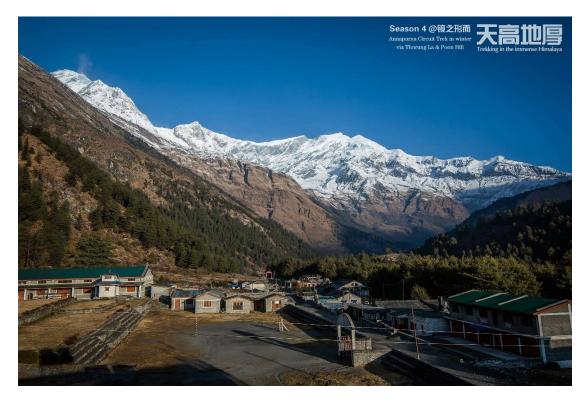
看到了安纳布尔纳二号峰(Annapurna II,7937,16th)、喜玛楚里(Himal Chuli,7893,18th)、和道拉吉里(Dhaulagiri,8167,7th)两个角度以上的不同形态(明天我们将看到道拉吉里的第三种形态)。而且,必然存在一般审美观下的、属于这座山的最佳角度

然而在这之间,安纳布尔纳一号峰是个特立独行的异类,我们曾不止一次提到,安纳布尔纳山脉的形态并非是一座山、或者一个峰群,而是一堵长达 50 公里、平均海拔在 7000 米以上的冰雪岩墙(Annapurna Massif),主峰 8091 则是这堵高低突兀并不明显的雪墙最高点,正因为如此,使得在常规线路、常规角度,都难以看到她以山峰姿态出现的样子

而且,一堵墙的形态,使她区别于如道拉吉里这样四面都是绝壁的突兀山峰能有四个方向的不同样子,而仅仅指存在南北两个大视角。南侧主要是较远的萨朗科(Sarangkot,1600)和较近的南大本营(ABC South,4130),看到的样子都差不多,就是一面叹息之墙,隐约看得见三个尖角,分别是右侧的东峰(Annapurna East,8047)、中央峰(Annapurna I Central,8051)、以及左侧的 8091 主峰,整个峰顶区域由牙角峰(Annapurna Fang,7647)一直到黑岩(Roc Noir,7485)有将近 10 公里,海拔皆在 7500 米以上,即便是乘飞机从天上看,那堵墙还是那堵墙



(从萨朗科亦可看到安纳布尔纳一号峰 7500 米以上的峰顶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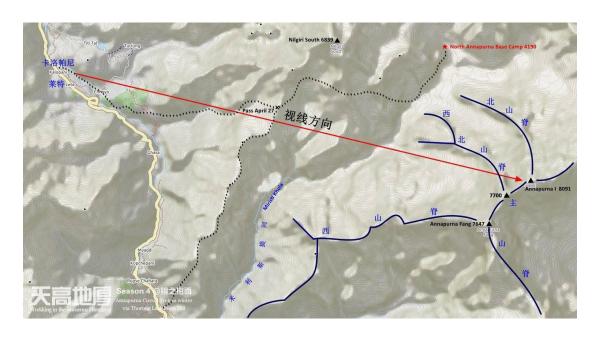
(道拉吉里和图库切峰就在卡洛帕尼村头顶)

从北侧看的话更痛苦,因为根本就看不见,大部分视角都会被大栅栏(Grande Barriere)挡死,哪怕你拼了小命爬到大栅栏的顶部、甚至是提里措峰(Tilitso Peak,7134),依然会失望地发现,那堵墙还是那堵墙。当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当年法国登山队的痛苦了,他们并不是没有办法去登山,而是山在哪里都找不到,若是无法找到能清晰辨认一号峰角峰形态的地点,就没有办法确定哪个点才是8091

与人类不同的是,大自然造物一般都会留有余地,也就是会留下线索。对于安纳布尔纳一号峰而言,线索就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卡洛帕尼/莱特村,这里既是常规路线上唯一一个能看到 8091 主峰以角峰形态、而非那堵墙的样子出现的地点,同时也是进北坡大本营路线的起点

之所以在此能看到角峰形态,完全是基于一种视角带来的错觉。在卡洛帕尼是从正西侧看一号峰北壁,而安纳布尔纳主山脊在这个位置,正好有一个向南拐头的态势,尽管幅度不大但

留出了一定的角度,使得处于下降状态的棱线与北山脊一起夹出了一个钝角三角形的样子, 让我们可以完全看清 8091 主峰的样子,实际上那堵墙,还是那堵墙



(卡洛帕尼观景视线示意图)

爬山容易,因为山是有坡度的,再高的山,只要沿着山坡往上走总能到顶,就是能不能找对线路的问题。但是爬没有坡度几乎是垂直的墙呢?关于安纳布尔纳一号峰的攀登难度,我在第一季就已经提及,她的攀登线路并不长,甚至是所有 8000 级里最短的,无论南坡还是北坡,都是直线向上,并不需要绕来绕去(不算取道黑岩/Roc Noir 的 Solo 线路)

然而,她的死亡率却是高得惊人,以笔者目前能查到的数据是 27.8%(255 登顶/71 死亡),这已经是近年来大幅度下降后的数字,但依然是 8000 级中最高的,相当于每上去 4 人就要献祭 1 人给这位丰收女神,恐怕没有其他任何单一活动、疾病、事故、战争等等会有这么高的死亡率。登项人数也是所有 8000 级中最少的,可见,只有天才、疯子和有巨大利益推动的商业代言人才愿意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去挑战一座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的高山

大多数登山者都会选择的北坡由于较为干燥,而且位置是山坳深处的避风港,难度相对较低,主要威胁来自于 C2 到 C3 的大陡坡,这是个极易发生雪崩的区域。而南坡则是世界上最难

逾越的绝壁之一,从海拔 5800 米的南冰川冰斗开始,后半程基本就是攀一个 2200 米高的冰雪混合岩壁,而且其迎风坡的特性又使得极少能遇到持续稳定的天气窗口来进行攀登



(南北壁登山线路示意,地形图来自谷歌地球)

所以,安纳布尔纳一号峰几乎从未有过像珠峰那样在希拉里台阶(Hillary Step)排起长队的交通堵塞,鲜见集团登山的举动。比较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像瑞士机器乌里.斯特克(Ueli Steck)那样,采用单人轻装速攻的阿式攀登法,力求速战速决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不过这么做的前提,就是要有如乌里那样超强的攀岩技术和死亡地带适应性,当然,还有众神的网开一面

随着太阳渐渐升高,一号峰很快就被强烈的散射光遮蔽,开始变得无法直视。我们并不能要求更多,因为此处还远非终点。卡利甘达基河谷段的探索至此算是告一段落,尽管考虑到体力的分配并没有很深入去走一些支线,不过沿途的情况基本摸清,以后若是(肯定)要去上木斯塘(Upper Mustang)、深入隐秘之谷(Hidden Valley)、乃至探索安纳布尔纳北大本营的话,我们依然有机会能够重返这里





(卡洛帕尼离一号峰的直线距离是 20 公里左右)

而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是最后一道难关,我们将在 2.5 天的时间里,先坐当地公交(Local Bus)下降到河谷底部的温泉村塔托帕尼(Tatopani,1190),再向上剧烈攀登 2007 米去往最后一个观景点布恩山(Poon Hill,3197),探索安纳布尔纳和道拉吉里的第三种角度,最后直降 2127 米回到第一季起始处的纳亚普尔(Nayapul,1070)

自达拉帕尼(Dharapani,1900)出发伊始,我们在 11 天里已经步行了超过 100 公里,在经历了大跨度的海拔落差和长距离的山地跋涉之间,身心两方皆已承受了极大的消耗。而现在,强弩之末的我们,将向这光看纸面数据都令人有点望而生畏的布恩山发起冲击,此时唯一的好消息就是,肉哥已于前一日在科邦村(Kobang,2550)度过了他的极限,而我也终于不必再压制自己的状态

另一种无法再压制的东西是怒火,冬季低海拔河谷的燥热更如火上浇油。在塔托帕尼的客栈,刚刚放下行李的 Zas 又开始到处找人抱怨,我的耳边又一遍遍地开始回荡起已离我们 50 公里之遥的托隆拉。我的耐心已经被消磨殆尽,一边进行着徒劳的训斥,一边开始与肉哥认真讨论起就地解雇他们的事

商议之下,目前的形势是如果在这里解雇他们,意味着我们只有三种选择。

- 一是维持计划路线,即不走回头路、从塔托帕尼上、下到纳亚普尔的终点,那就必须重装 25 公斤走完 27 公里的布恩山山路,尽管并非做不到,但毫无疑问会被虐得死去活来;
- 二是维持计划路线,并在这里重新再找背夫,这当然是可行,可现找的价格之高我们很可能 不想接受;
- 三是改变计划线路,把大部分行李寄存在这里,轻装去完布恩山后原路返回下来,这也可行。 但缺点是既无法实现完整 ACT 的计划,下山后也要多耗费 1 天的时间返回博卡拉

三种选择都可行,却也都有显著缺点。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打破僵局的依然还是 Zas 自己,他主动向我提出辞职回家。塔托帕尼是一个交通便捷的村子,一直有班车去往贝尼(Beni)和博卡拉方向,在这里请辞也算是个很理想的时机。或许 Zas 心里早已打定了主意、或许是看出了我们想解雇他的意图,这已经无从考证



(塔托帕尼位于河谷底部,植被已极为茂盛)

就像恋人分手一样,分手之前吵得不可开交,当决定分手之后又会显得心平气和,相较于三观上的根本分歧,性格和生活习惯上的矛盾有时杀伤力会显得更强。从内心深处,对于 Zas 的品格我是认可的,虽然我没有扣除他喝酒该罚的工资、甚至还按照行规给了小费,但他对这一切并不计较,更没有像大多数向导背夫那样跟我讨价还价

人与人的真正差别,只在于面对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会采取什么态度,而我喜欢这种不 计较个人利益、也不把钱看得高于一切的性格,实际上 Zas 性格中的绝大多数特质我都觉得 是符合喜马拉雅性格的,唯一缺少的部分,也是最难做到的部分,就是自律

——所谓喜马拉雅性格,是我个人总结的一些符合跨喜马拉雅地区(Trans Himalayas)旅行环境的特殊户外精神,有些旅行者、可以说此行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人,都能与这里的环境无缝契合,就是因为他们的性格中存在这些特质,有的旅行者则会显得格格不入,你很难讲出为什么,但就是觉得他们不适合这里,正是因为这些人的性格中缺少了部分此类特质

*喜马拉雅性格(Character of the Himalayas)

Honesty 正直

Independence 独立

Modesty 谦逊

Amicability 友善

Lenient 宽容

Adamancy 坚强

Youthful Spirit 积极

Awe 敬畏

Self Discipline 自律

性格无所谓好坏,只有是否适合你所处的时代和所生存的坏境,好比你若是具备这些性格特质,或许在喜马拉雅地区能够轻松融入当地的简单生活,但是回到满是套路的城市可能就会四处碰壁,所以在旁人眼里,那些真正热衷山地旅行的人都多少会显得有些性格分裂、甚至是捉摸不定,然而对于这些需要适应截然不同的人文环境的旅行者而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Zas 在我的祝你好运中飘然离去,整个过程自然得有些尴尬,我们在松了一口的同时,把视线转向 Ram,现在只剩下他一个背夫,而且是一个拖着一条残腿的年迈背夫,摆在他面前是两个 20 公斤的背包、和带有海拔剧烈上升下降的二十多公里山路,他又会做出何种选择? 是知难而退、主动辞职,还是坐地起价、要求涨工资

然而结果却出乎我们的意料,在 Zas 的指责奚落中压抑了多日的 Ram,似乎随着麻烦的消失 迸发出了生命中最大的能量,他表示会独自负担起这 40 公斤行李,坚持走完余下的行程, 同时也没有提出要加工资。我并没有第一时间欣然应允,而是希望他能考虑清楚 ——以你现在的状态如果坚持上山,当旅行结束后你的膝盖可能会彻底报废,落下永久难愈的伤病,以后或许会再也不能做背夫这个工作,你若是继续坚持,我们固然会很轻松,但肯定不希望因此而断送你的职业生涯

Ram 一再的坚持让我们最终决定尊重他的选择。要看清一个人的本质有时会很难,有时也很容易,无非一是面对利益,二是面对困难,这时他会怎么做。而 Ram 的这个抉择也让我们在旅行尚未结束时,就能对他的为人做出评价。实际上之后我们确实给他主动涨了工资,在结算的时候,也额外给了他一部分超过行规的小费

所有的悬念都尘埃落定,再次向上攀登之前我们重新分配了各自背负行李的重量。我把三脚架从大背包上卸下来,希望能为 Ram 减轻 2.5 公斤的负担,接盘这个负担的自然是年轻力壮、也没有摄影器材的肉哥,而我的背包中除了早已习惯的相机镜头,也装上了一行人全部的饮用水。此时唯一的好消息恐怕就是,之后不会再有低压缺氧的环境

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蜿蜒向上的机耕道和碎石坡上反复穿梭,依然没有遇到其他游客,因为大多数人去往戈雷帕尼(Ghorepani,2860)和布恩山,都是从纳亚普尔(Nayapul,1070)出发,单独走一个 3-4 天原路往返的小徒步,或是与安纳布尔纳南大本营线路相串联。通常只有计划走完整 ACT 的人,才会从塔托帕尼方向上山,也就是说,这显然是一条冷僻的非常规线路



(机耕道目前已修到了 2300 米左右的齐特雷/Chitre 村)

今天的预计目的地有两个,一是位于海拔 1700 米处的加拉村(Ghara),或是更高一点的锡卡村(Shikha,1935),由于攀登的幅度很大,我并没有事先确定要到哪一个,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从心理预期上,我倾向于走到更高处的锡卡,从地图上判断那里可能会有理想的观景条件,同时也希望今天多走一点,能为次日去往戈雷帕尼减轻压力

自从离开卡洛帕尼/莱特后,我们就出了木斯塘县境(Mustang District),此处已属于尼泊尔 75 个县中的米亚迪县(Myagdi District),也是此行我们途径的 5 个县中的最后一个。随着海拔的降低,社区居民的种族又有了新的变化,山地血统比较纯正的木斯塘藏族、以及塔卡利族(Thakali People)的商人通常不喜欢这么低的地方,所以,这里的主要民族是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古荣族(Gurung)和本篇第一次提到的马嘉族(Magars People)

拥有 200 万以上人数的马嘉族是尼泊尔一百三十多个民族中最大的山地民族,占总人口的 7%(2011 年人口普查数据),与古荣族一样盛产廓尔喀佣兵。他们可能是最早来到喜马拉 雅南坡定居的藏族迁徙者之一,广泛居住在尼泊尔西部、道拉吉里山脉南麓、以及卡利甘达 基河谷南部盆地的低海拔区域

由于本土化时间颇长,混血程度相对较高,从外貌上看血统已不似菩提亚/藏族(Bhotias)那么纯粹,民族内部旁系分支众多,宗教信仰以官方的口径,也是从原始的萨满、到印度教、佛教/苯教等等不一而足,不过由于生活在海拔较低的地方,受现代世俗生活方式影响很大,所以在沿途像加拉村这样马嘉族聚居的村落,已经几乎看不到很强烈的、宗教对生活产生影响的证据了

在加拉村的主路上,看着刚刚放学从身边飞奔而过的如潮学生,我们才真正注意到自己又回到了熙熙攘攘的人间,难得的是,这里并非是黄金旅游通道,在这个季节客栈大都关闭,并没有太多景区气氛,取而代之的是十足的生活气息。以务农为生的马嘉族人把周围的山坡全部改造成了梯田,尽管规模比不上广西的<u>龙脊</u>/大寨,然而可以想象的是,到了灌水插秧的季节,必然也是一副绝美的景象



(加拉村附近的山坡非常平缓,适合开辟梯田)

找不到住处的我们别无选择,在救助了一位膝盖摔伤的学生后,只能在渐渐降临的暮色中继续往远处山脊棱线位置的锡卡村攀登。尽管一个下午 700 米以上的漫长爬升几乎把我们的体

力榨干,可我依然觉得享受,这种脑子里没有任何杂念、完全纯粹了无牵挂的行路、登山,似乎已经阔别很久

三个男人,浪迹在这山野之地、众神脚下、天地之间,何尝不是一种最理想的旅行方式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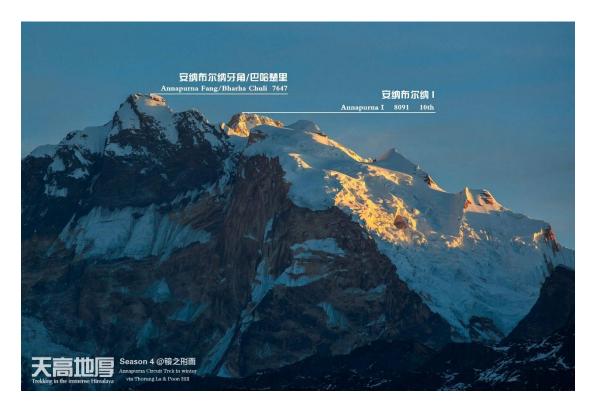
Final Episode 02/03/2017 Day 13+1+N

锡卡(Shikha,1935)——齐特雷(Chitre,2350)——戈雷帕尼(Ghorepani,2860)——布 恩山(Poon Hill,3197)——

这篇将会是本系列第四季的最后一篇,因为布恩山作为一个著名的观景点(View Point),去过的人太多,具体行程没什么可多说的。喜马拉雅山脉尽管绵延长达 2400 公里,可若是想看到那种所谓震撼的场面,达到老外最常用的三个形容词——Stunning、Breathtaking、Marvellous 那种程度,可选的地点实际寥寥无几

而布恩山肯定是其中之一,也是其中相对很容易到达的地方,以我的出发地上海为例,要到达布恩山(Poon Hill,3197)所需的最短时间,即星夜兼程、采用最合理的交通衔接和最快速的交通手段,大致需要3天/72小时。若是如传闻的那样,博卡拉以后将兴建国际机场,那么这个时间将会进一步缩短

在布恩山可以看到整列的道拉吉里峰群(Dhaulagiri Himal),包括两条主山脊的大部,以及其中大部分 7000 米级的高峰(虽然目视下是模糊不清的)。安纳布尔纳山脉(Annapurna Himal)方面可以看到一号峰西南侧,这个方向一号峰大部都被牙角峰(Annapurna Fang,7647) 遮挡,仅能看到几无意义的一点点峰顶,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并无所谓



(在布恩山只能看到少许一号峰的峰顶)



(布恩山全景)

要从中国东部沿海的城市,用 3 天时间走到一个同时能看两座直线距离 50km 范围内的 8000 级(Eight-Thousander)的观景点,以我所知除了布恩山之外也就只有一个(需要同时满足时间和距离),那就是昆布珠峰地区的昆琼(Khumjung),若是不考虑<u>卢克拉</u>的航班因恶劣天气延误,就有可能在 3 天内到达,那个位置可以同时看到南台阶以上的珠峰顶(Qomolungma,8844)、洛子(Lhotse,8516)及其南壁、外加阿玛.达布拉姆(Ama Dablam,6856)西南壁,直线距离则不到 25 公里

近几年登山界流行刷一套 14+7+2,即完成 14 座独立 8000 级、7 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并到 达南北极。然而且不论对于普通人来讲这无异于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更重要的是,就 算登遍这些山峰,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将近一个世纪前其实就有人回答过, 因为山在那里(Because it is there)

其实乔治.马洛里只说了半句,因为山在那里,所以登不登是各人的自由,我要去登,关你什么事,你不登,又关我什么事。这位最终长眠于珠峰南台阶(Everest South Summit,8754)之下的现代登山运动先驱、喜马拉雅登山法开创者,为了应付记者的追问而突发奇想的一句话,却因他是否登顶之谜带来的传奇性而被赋予了各种神秘色彩,实际上他只是想说,山在那里,你可以登,也可以不登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无论是登还是不登,这背后的本质是两种人类的天性。登代表着有所为,不登代表着有所不为;登意味着追求,不登意味着克制;登象征着征服,不登象征着敬畏;前者是在挑战极限,后者是在捍卫底线。这看似是南辕北辙、针锋相对的两者,却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所以,我认为现代登山史上最重要的日子并非 1953 年 5 月 29 日(<u>埃德</u>蒙.希拉里与丹增.诺盖登顶珠峰的日子),而是两年之后的 1955 年 5 月 25 日,这一天,两位不到 30 岁的<u>英国</u>登山家约瑟夫.布朗(Joseph Brown,时年 25 岁)和乔治.班德(George Band,时年 26 岁)成功登顶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Kangchenjunga,8586,3rd)、这座 8000 级中纬度最低、死亡率高达 14.5%的高难度山峰



(雄伟的干城章嘉主峰群,2016年2月9日摄于桑达克普)

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登顶,而是在距离峰顶十米的地方停下了脚步,继而宣布登顶并转身下山。因为在出发之前,他们曾向锡金法王(Dharma King of Sikkim)承诺,将不踏上真正的峰顶以示尊重那里的宗教信仰以及神山的不可侵犯。从那一刻开始,这一距离顶峰 10 米就视同登顶的传统便被之后所有攀登干城章嘉的登山者继承延续了下来,也就是说,如果已经登顶成功的三百多人中没有人偷偷打破这条规则,那么干城章嘉可以说至今还未被真正攀登成功过

两位二十多岁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怀着首登世界第三高峰的梦想,却需要在距离梦想成功实现几步之遥的地方停下来,可想而知,这种停下来所需要的力量,远远超过向上攀登的力量。如果说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诺盖登上的是物理意义上的最高峰,那么约瑟夫.布朗和乔治.班德登上的,就是精神领域的最高峰。这两位年轻人,真正为他们的同胞前辈乔治.马洛里的那个回答,找到了一条恰如其分的注解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鱼尾峰(Machhapuchhre,6997/6993)唯一一次官方记录的攀登中,另一只来自英国的登山队在 1957 年安纳布尔纳圣地(Annapurna Sanctuary)第一次对外开放时试图攀登这座 7000 米以下最高的独立山峰,他们的主力队员是 1953 年紧随在希拉里爵士身后、并帮助他们安全下撤的维尔福雷德.诺伊斯(Wilfrid Noyce),他向鱼尾峰下甘杜克(Ghandruk)的古荣族村民保证将不踏上湿婆大神居所的屋顶,并在登至 6947 米时就转身下撤。此后,鱼尾峰便被作为神山而封存禁登至今



(马纳斯鲁 8163 主峰)

而反面教材则来自于我们都很熟悉的卡瓦格博(Kawagarbo,6740),三江并流区反复无常神鬼难测的天气使颜值颇高的太子十三峰时常云雾缭绕,并不容易被看到,不仅为这座从远古时期就开始被崇拜的神山平添诸多神秘色彩,也让诸多登山者对其魂牵梦绕。从 1991 年初那场 30 万吨级的雪崩埋葬了 17 名中日联合登山队员,一直到 20 年后誓言单挑梅里的业余人士高家虎最终失踪于彼,围绕着她的风波就从未停歇过

从理性上说,人类永远无法战胜自然,因为真正战胜一座高山的唯一方法,就是付出自己的生命、永远埋葬在山顶;而自然在一定时期也无法阻止人类,因为相对于动辄上亿年才能显现的自然法则和宇宙规律(天之道),人类世界法则(人之道)的适用周期通常不会超过我们的寿命。既然如此,那么达到一种妥协就是最合理的结果,即有所为、有所不为



(道拉吉里 8167 主峰)

意大利传奇莱因霍尔德.<u>梅斯</u>纳尔(Reinhold Mesnner)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叶曾接到中方邀请、获得了首登冈仁波齐(Mt.Kailash/Gang Rinpoche,6638)的机会,却被他婉然谢绝。而真正使他成为登山界第一人的,并非是速攀全部 8000 级的壮举,而是他在谴责一支得到中国政府授权、计划攀登神山的西班牙登山队时说出的那番话

If we conquer this mountain, then we conquer something in people's soul

如果我们征服了这座山,那么人们灵魂中的某些美好事物也将同时离去

I would suggest they go and climb something a little hard

我建议他们离开, 选择难度高一点的山峰

Kailash is not so high and not so hard

冈仁波齐并不太高, 也不是很难

第一句讲出了梅斯纳尔拒绝攀登的理由,后面两句则可以看出他对这支登山队试图通过登顶 神山去博世人眼球行为的隐隐讽刺。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力,但是这种自由不能建立在剥夺他 人自由的前提之下,这就是妥协的本质。地球上有那么多山,如果登这座山的行为会伤害到 前些天跟一同为山岳爱好者的朋友聊天,他说最近在看一本书,是一个国内的摄影爱好者拍 14 座 8000 级的内容,不过看了总觉得缺点什么。我没看过这本书,不过大致猜得出朋友指的那些缺少的东西

其实无论登山、徒步还是摄影,这五花八门的户外活动最终都会走向同一个点,那就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和反思,这种生存状态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地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是人文,人与自我的关系就是宗教和哲学,它们都是有逻辑关系的,地理决定人文、人文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小到独立个体,大到人类群体,无非皆是如此

这种人文关怀和反思的尽头,就是与生活和解,与世界妥协。埃德蒙.希拉里爵士的妥协是选择举家终身致力于帮助夏尔巴人在昆布地区建立医疗和教育事业,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的妥协是选择开设高山博物馆传播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毛里斯.赫尔佐格选择用生命中还有很多安纳布尔纳(There are other Annapurnas in the lives of men)激励着后世的年轻人。而你的和解和妥协又是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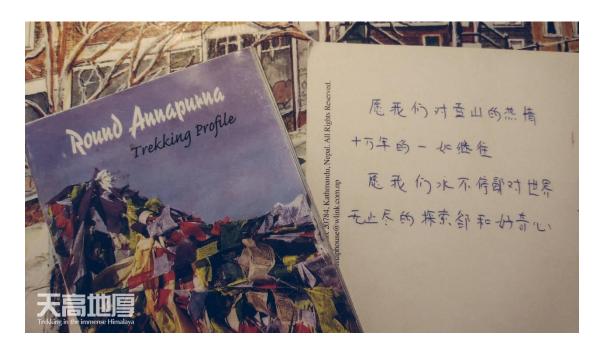


(感性终将回归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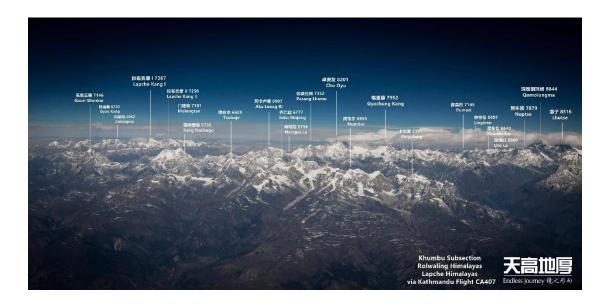
旅行结束后,我收到了一张远道而来的明信片,寄出明信片的 Tracey 同学正在间隔月的旅行周期中,并先于我半个月之前独自翻越了托隆拉垭口(Thorung La Pass,5416),她希望用旅行的方式去化解心中的迷茫,并试图为自己想过的生活寻找一个答案。而我想用当时回复的一句话,作为本篇游记的结尾,在致敬安纳布尔纳的登山先驱的同时,也送给陪伴至此的各位观众

安纳布尔纳大环上只有一个托隆拉,生活中却有无数个

There is only one Thorung La in Annapurna Circuit Trek, but numerous in life



(以人为本)



(致敬自然力量)

天高地厚第四季游记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陪伴和支持,祝你们好运,我们下季再见